重遊消逝的過去

羅勃·海蘭　原著／本局編輯部　編譯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SF 2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②

重遊消逝的過去

羅勃·海蘭　原著

本局編輯部　編譯

光復書局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是本局由風行各國科學幻想小說中，精選出來的。每一本都具有其代表性。

科學小說是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未來世界的預測，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拓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對於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光復書局發行人　林春輝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二十餘年以來，由於科學先進國家的不斷努力，人類活動的範圍已經從地球伸展到浩大無際的太空。我們在讚嘆這些成就的輝煌、偉大之餘，不能不奮發圖強，推廣科學教育，冀望在未來為人類謀求福祉的事功上，發揮我中華民族發明創造的固有智能。

提到發展科學教育，可真是千頭萬緒，正規的學校課程，和公式化的教材傳授，固然重要，但是如何散佈科學種子，使科學思想在我們的社會、文化裏，普遍地深深紮根，尤其是重要的工作。**光復書局**年來陸續出版了「國民的科學」和「幼兒的科學」等，正是因應了這種迫切的需要，現在又選譯世界著名的科學小說，輯為「**光復科學名著叢書**」，把這項工作又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選集分期出版，不僅適合少年學童閱讀，一般社會青年亦可藉以啓發新知。

科學小說，基於作者對於宇宙神奇的憧憬，依據科學的原理，透過文藝的形式，大膽地

向讀者宣佈自己對此神奇世界的預測，因爲它能以活潑的文藝形式，表達嚴整的科學觀念，對於工商社會中緊張繁忙的生活，最爲具有平衡調和的作用，對於耽於幻想，求知心切的青少年，更易發揮指導啓發的功能。

科學小說的作者，實際上就是開闢科學戰場的探險者。因而每一本科學小說，往往就是若干系列研究實驗、發明創造的前驅。它向科學家們提示了前進的指標。

我國正值發展科學教育，培育科學人才，從事光復建設的伊始，**光復書局**斯集的出版，實在值得欽佩和贊揚，這裏申述個人的一點感想與期望。

獻給讀者

你們曾經聽說過「時間旅行」這個新鮮的名詞嗎？

時間旅行是科學幻想小說的一種，像宇宙小說、未來小說、機器人小說等，頗能引人入勝，使讀者極感興趣。這種小說是假設人類能夠利用一種稱爲「時間旅行機」的機器，像乘坐飛機似地自由自在進入過去或未來的世界。

我們向來只能生活在「現在」之中，一經逝去的光陰是絕不可能再使它倒流回來的；而且我們也不能從今天越過明天而進入後天。但是，如果我們眞正能夠借重「時間旅行機」的力量，隨心所欲地進入未來的世界或退回過去的世界，無疑地，我們將有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奇異遭遇。

當然，直到目前爲止，所謂「時間旅行機」只不過是科學幻想作家們筆下的產物罷了。以今天的科學程度來說，幾時才能使它成爲事實，還是很難斷言的。

這一本「重遊消逝的過去」是最近出版的時間旅行小說之中，被認爲最有趣味的傑作之

一。此外，它還兼有機器人小說和未來小說的特點。

主角載湯尼是一個傑出的機器人設計家，但由於他爲人過於誠實，以致被存心不良的人欺騙而遭到不幸。究竟好人是否總是吃虧的？只有敬請各位讀完這本書後，自然會得到答案的。

作者羅勃·海蘭是美國著名的科學幻想作家。每出一書，立刻備受世界各國的熱烈歡迎，當各位看完這本書後，就瞭解他受讀者歡迎的原因何在了。

編者　謹識

人物介紹





載·湯尼——本書的主角，是專門設計機器人的工程師，後來被未婚妻騙去人工多眠，而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貝爾——湯尼的未婚妻，利用做女秘書的機會，騙走湯尼的工廠、機器僕役製造圖等。

麥克——湯尼的好友，本來是個好人，後來受了貝爾的誘惑，和湯尼拆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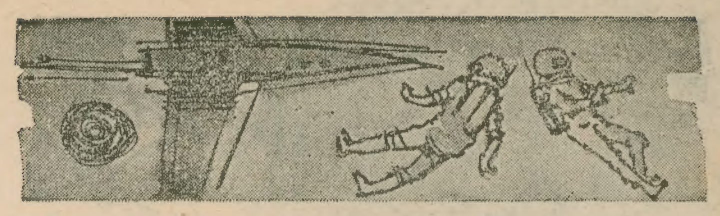
非麗——麥克的女兒，長得非常美麗可愛，因為她知道貝爾心腸毒辣，因此貝爾很恨她，後來經過人工冬眠，在二十一世紀裏成為湯尼的新娘。

杜俊博士——他發明時間旅行機，能夠使人回到幾百年前的過去，或到達幾百年後的未來，可惜他發明的機器卻不能控制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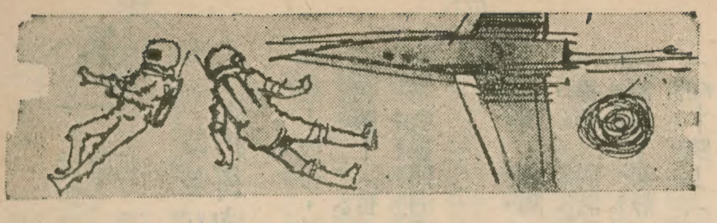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一章 人工冬眠



第二章　時間旅行



第三章　機器人時代

第一章 人工冬眠

彼得與我

「喂！彼得，前面有一間酒吧，我們去休息一會兒吧！」剛說完，手提箱就回答我：

「啊嗯！（贊成）」

於是我推開酒吧的門走進去，隨便找一個位置坐下來，再把手提箱輕輕地放在旁邊的座位上。

「呢噢，啵嗯，啊啵！」

手提箱又說話了。這是「趕快讓我出去」的意思。

「彼得，安靜一點，侍者來啦。」

「喵—噢！（不要！）」

「你不是已忍耐很久了嗎，再忍耐一會兒就好啦！」

侍者一走近，手提箱立刻靜靜地一點聲響也沒有。

「請問，您要喝一點什麼？」

「給我一杯威士忌酒和一杯汽水。」

「威士忌酒和汽水？」侍者詫異地問。

「您一個人喝兩樣嗎？」

「難道不可以嗎？」

「不，只是……」

「別囉唆啦，趕快拿來嘛！」

侍者噘起嘴，滿臉不高興地走了。不久，威士忌酒和汽水端來了。我等侍者走開，才打開手提箱的拉鏈，輕輕地打了一下。

「彼得，好吃的來啦！」

從手提箱裏，先有兩隻前腳伸出，接着出現一個大貓頭。

A0039813

對啦！彼得就是一隻貓。但是牠並不是普通的貓，牠是這世界上我唯一的好朋友。

我們經常一致行動。很久以來當我出外時，一定把彼得放在手提箱裏帶來帶去，這早已成習慣了。

我將汽水倒在杯子裏。彼得從箱子裏，伸出上半身，前腳趴在桌邊，津津有味地開始舔着。

我也開始喝我的威士忌酒。我覺得這杯酒特別的苦。

「好像和我現在的心中一樣的苦。」

我忽然這麼想。然後透過玻璃窗瞧一瞧不遠處的鬧街。這時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刻。各色各樣的霓虹燈不停地閃耀着。這些燈中，有一個最美的最顯眼的霓虹燈，吸引我的注意。那上面寫着：

「人工多眠保險

詹美保險公司。」

「又是人工多眠保險，還不是時下最時髦的玩意兒。哼！沒意思。」

我喝下一口苦酒，從心底裏輕視着。

「近來的人，總想不出什麼有意義的事來。賺錢！賺錢！只知道賺錢！」

當我想到這裏的時候，突然看到從剛才一直偷偷窺視這邊的侍者朝我走過來。

「彼得，緊急警報！」

我低聲一叫，彼得迅速地縮回手提箱裏，我立刻關上拉鏈，裝着若無其事的繼續喝我的酒。

侍者來到身旁，不懷好意地向我旁邊的座位瞪一眼說：

「先生，很抱歉。帶着貓的客人是不許進入店裏。這是衞生所再三吩咐的。」

「那裏有貓？」我故意裝傻說。

「是你的貓啊！就是你藏在箱子裏的那一隻。」

「把貓藏在箱子裏？誰會做這種糊塗事？」

「那麼，請打開來看看吧。」侍者神氣地說。

「你有搜索證嗎？」

「什麼？」

「我們美國是極民主的國家，沒有搜索證怎麼可以隨便檢查別人的東西？」

「可以就是可以。很抱歉，請看看這個吧。」

侍者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照片，那上面照着彼得正在從手提箱裏探頭出來喝汽水的模樣。

侍者得意地動動鼻子說：

「這是新發明的設備，這裏的天花板上裝了機關，人站在櫃臺裏也可以用遠離操縱方法，把座位裏的情形清楚地

拍攝下來。怎麼樣？現在沒話可說了吧？」

「怎麼沒有話可說？這種新發明才有問題呢！我這個手提包內，那裏有什麼貓？連一根貓毛也沒有。不信，不妨把手伸進去找找看。」

「好！我一定抓住牠的脖子把牠拖出來。」

侍者氣勢兇兇地把手伸進手提箱裏。

「啊噢！痛死啦！」

他大叫一聲，馬上跳了起來。不用說，那當然是彼得用爪子使勁地抓了他的手。

同時，我也立刻起身，把威士忌酒和汽水的錢丟在桌上，抓起手提箱，頭也不回地衝出店外。後面還不停地傳來那侍者的吼叫聲。

人工冬眠

如果被捉住就麻煩了，我一手抱住手提箱只顧拼命地跑，一直跑得氣喘吁吁，再也跑不動時才停下來。恰好停在剛才看到的霓虹燈廣告——就是那家「人工多眠」的詹美保險公司

門前。

我開始慢慢地走，並且抬頭看看佔據整個大廈屋頂的巨型霓虹燈。

這時，突然有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際。

「對啦！要消除心中的煩惱，進入人工多眠恐怕是最理想的方法。」

我停止腳步，再抬頭望一望霓虹燈。

大家都聽說過人工多眠這一回事吧？動物界裏，熊、松鼠、青蛙等，一到嚴冬不易尋到食物時，就進入多眠狀態。當動物多眠時，牠們的體溫降低，並且身體各部門的活動變得異常緩慢。因此，能夠在漫長的冬季裏，約有三個月以上，不攝取食物而能不減體重，也不會餓死。

所謂人工多眠，就是人類應用這種動物多眠的原理，使用藥物或機器的力量，進入多眠狀態的方法。

起初，這種人工多眠的方法，被應用在外科手術上，當做麻醉方法的一種。因為當一個人多眠時，身體的反應較遲鈍。疼痛的感覺也就減少許多。後來，人工多眠的技術逐漸發達

，於是被想出更好的利用方法，那就是利用它使工作疲勞的人們恢復體力，在一九七〇年的現在，幾乎所有的大醫院裏，都已採用這種人工多眠治療法。

在目前，罹患不治之症的人也可採用人工多眠的方法，使他睡上五年或十年，到他再度甦醒的時候，醫學的不斷進步，可能已找出治療的方法。

此外，還有近來流行的人工多眠保險。這種保險的原理很簡單，就是進入人工多眠的人，先將全部財產寄存保險公司，然後就在十年或二十年後，當他甦醒過來時，那些財產連本帶利早已增加了幾十倍。

這麼一來，不但在睡眠期間毫不費力地發財，並且這期間又不會增加年齡，所以頗能贏得人們的好評。

當然，這種偷懶的賺錢方法是令我不屑一顧的。我想賺錢，最好的方法還是用辛辛苦苦地揮汗工作才有意義。

而且，在你睡上十年、二十年後，不但將失去所有的朋友，在那未來的世界裏，你不是將變成一個十足的落伍者？這麼一來，有多少錢又有什麼用處呢？不管怎樣辛苦，我還是覺

得現代最好。

剛剛我還是這麼想，但現在，我的想法卻完全改變了，因為我對現代已感到極度的厭倦。

機器女傭

這是有特別原因的。就在兩三個星期前，我失去世界上最重要的三樣東西。那是好友、未婚妻和比我的生命還重要的發明。

我是一個發明家。從小我就喜歡把玩各種機器，像收音機或時鐘更是在做小學生時，就能輕易地把它拆開來又組合好。我想將來長大時，要像萊特兄弟或愛迪生，成為舉世聞名的大發明家。

就在大學將畢業的時候，我終於有了自己的目標，開始埋頭研究。我的目標就是發明機器人。

那時候，全世界的潮流已傾向於自動化。尤其在電視、電腦和遠離操作的技術方面，更

有驚人的長足進步。我就是計劃連合這三方面的技術，製造一種新機器人。

當然我指的機器人，並不是在當時漫畫上出現的那種超人機器人，而是更實用的能夠替代人類打掃清潔的那一種。

這種機器人將有超小型的電子頭腦，能自動地巡視屋內各角落，一見到骯髒的地方就立刻把它收拾乾淨；此外當主人在家時，它會恭恭敬敬地侍候一邊等待吩咐；而且自己的動力快用完時還會自動補充。

家中只要有一部這種便利的傭工機器人，就能夠經常保持如同僱用幾個傭人似的整潔。

我替這種機器起了一個名字叫做「機器女傭」。

在完成機器女傭之前，我曾經渡過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日子。不但研究的進展不順利，有時連自己的三餐都發生問題。

就在這時候，我的好友麥克開始協助我。麥克是我的同學，他雖然沒有發明的才能，但卻有經商的頭腦。

麥克將我剛完成的機器女傭專利權替我賣給一家大公司。機器女傭立刻轟動一時，很快

地受到各方好評，訂單如雪片似的寄來。因此我的名氣也逐漸大了，並且賺到不少錢足夠供我繼續研究之用。

「好極了，今後我要發明更多有益於人類的機器！」

我和麥克興奮地拉着手發誓。從此我更加努力於發明的工作。

緊接着機器女傭問世後，我最致力的是機器僕役的研究。機器僕役將比機器女傭，在性能方面更加優越。

機器女傭只能負責打掃清潔的工作；而機器僕役則負責家中各種打雜的工作，諸如：接聽電話、應付客人等，是一種無所不能的萬能機器人。

我日以繼夜地專心研究機器僕役。後來，我的未婚妻貝爾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我們的行列。

貝爾是一個漂亮、能幹、聰明的女秘書。

由於貝爾的來臨，使我們一向混亂不堪的辦公室變得整整齊齊；而時常亂成一團的文件也整理得有條不紊。

貝爾的來到，對我們工作的進展幫助很多，使得我和麥克非常感激。

但是，也有人並不喜歡她。那是麥克的女兒菲麗和另外一個人——不，是另外一隻，就是我的愛貓彼得。

出賣

菲麗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孩子。菲麗的母親，也就是麥克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菲麗一直是由爸爸扶養長大的。

然而菲麗並不因失去母親而變成性格孤僻的女孩，反之，是一個用功讀書，性情溫柔的好孩子。她和我的彼得成爲最好的朋友，她們經常在一起談天嬉耍。

彼得並不是一隻溫順的貓。牠平常不但不隨便讓人家抱，只要牠所討厭的人一走近，總會弓起身體發脾氣。但是牠對菲麗卻是百依百順，柔順地喉嚨裏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來。

現在回想起來，彼得和菲麗那麼討厭貝爾，是因爲她們老早就識破貝爾是個壞人的緣故。

然而，當時的麥克和我，絲毫不覺察到她是一個惡毒黑心的女人。因此，菲麗和彼得不和貝爾接近，常常使我們感到極大的困惑。當然貝爾方面，時常裝着很喜歡菲麗和彼得的模樣，在她美麗的臉龐上堆滿了溫柔的微笑說：

「趕快來阿姨這裏，我講故事給妳聽。」或者說：

「你看，我這個巧克力給妳吃。」

儘管她這樣親切地招呼，菲麗的反應經常是冷冷地哼一聲，把臉別過去。

至於彼得，那是更不客氣的了。有一次，貝爾想抱牠的時候，牠在貝爾的手腕上狠狠地抓了一下就跳走。

貝爾發出極大的叫喊聲。這一次我大聲地責罵彼得。

「咕嚕喵—吭、咕嚕喵、呼唔！」

彼得毫不退縮地朝我叫着。牠要告訴我：

「這個女人是大壞蛋，你不要被騙啦！」但，當時的我，一點也不瞭解牠給我的警告。

後來，我真的被貝爾的假情假意蒙騙了，終於和她訂了婚。

從此以後，我將所有重要文件全部交給貝爾辦理，而我自己則只顧專心於機器僕役的發明。

然而，就在機器僕役即將完成的時候，有一天，麥克、貝爾和我三個人正在收拾辦公室準備回家。

「好啦，我們回去吧。」

我這麼一說，麥克卻說：

「湯尼，我有事想跟你談談。」

「有什麼事明天再談好嗎？我跟貝爾約好去吃晚飯的。」

「不，沒有關係。如果是有關工作的問題，還是先談好了。」貝爾還是用溫柔的語氣說。我一向是尊重貝爾的意見的，所以留下了。

「湯尼，我想我們應該開始製造機器僕役了。」

「那不行，麥克。」

我斷然地說：

「在設計不完整之前，我不會把它公諸於世的。要把機器僕役完全做好，恐怕還要半年的時間。」

「這麼一來，我們就不能賺錢了嘛！」

「喂！麥克，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庸俗？」我生氣地吼起來。

「你最近口口聲聲說賺錢。錢，我們不是很夠用嗎？研究費和我們的生活費，樣樣不缺。從前，住在破房子的我們，現在不但各有一棟很好的房子，還有自用汽車。我再也不願意為了享受而賺錢了。」

「不是為了享受。我只是想使我們的工廠更加發展，變成大公司後由我來當總經理而已。」

麥克也氣勢兇兇地回答。

「我不准你這樣做。機器女傭和機器僕役都是我的。假使你一定要這麼做，那我再也不要你幫忙了。你走吧！工廠由我和貝爾兩個人來管理。」

這時，麥克的臉上浮著冷笑：

「這恐怕辦不到吧。」
「爲什麼？」
「因爲你老早把機器女傭和機器僕役的專利權讓給貝爾啦！」
我一時糊塗了，張開嘴巴呆看着麥克。我根本沒有這種打算。
「你胡說什麼？」我轉臉面對着貝爾說：
「貝爾，麥克的頭腦恐怕有問題。你告訴他，絕對沒有這種事。」
「可是，那是眞的。」
貝爾這麼一說，使我再一次生氣地瞪大眼睛。
「什麼眞的假的？你究竟說些什麼？」
「你不是把這個工廠所有的發明統統送給我嗎？把它當做結婚禮物？」
我確實被搞糊塗了。腦子裏全是一片空白。麥克得意地笑一笑，從旁插嘴說：
「貝爾，湯尼恐怕睡迷糊了，你把文件拿來給他看看。」
貝爾點一點頭，從保險櫃拿出四、五件文書交給我。上面寫着：

「本人，載湯尼，願將機器女傭和機器僕役以及其他所有發明的專利權，全部無條件讓給金．貝爾，並且把工廠連帶以一萬元出售。」
字是用打字機打出來的，下面有我的簽名，仔細地看過幾遍，簽名的確是我的，但我的確記不起曾經簽過契約的這一回事兒。
「湯尼，現在你總明白了吧？你對這個工廠已沒有絲毫權利。所以如果你反對我的提議，那麼該滾蛋的是你而不是我。」
「那裏有這種荒唐的事！」我怒吼道：「假使發明權利屬於貝爾是事實的話，貝爾不久就要跟我結婚了，反正是一樣。滾蛋的還不是你！」
「但是抱歉得很，事情並不如此。」麥克更以嘲弄的語氣說：「貝爾卻不想嫁給你了。」
我不相信地注視貝爾說：「眞的嗎？……貝爾，他在撒謊是不是？」
貝爾的面孔，像大理石像般地冷冷地：
「這是眞的。湯尼，我仔細考慮的結果，覺得我們兩個人的性格不合，所以我決定不嫁



給你。」

「而決定嫁給我。」麥克補充地說。

「所以嘛，滾出去的還是你。不過，只要你順從我們，今後我還特別准你在工廠裏當一名工程師好了。總之，你還是我的老朋友嘛！」

我這時，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這是事實而絕不是夢境或幻想。

我的好友和我最親愛的未婚妻聯合起來欺騙我，那些文件上的簽名是利用詭計的。平常我對於貝爾拿給我的文件



，都不會細閱就簽上我的名字，如果她存心騙我簽名，那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我心中湧起一陣怒火。

「他媽的！你們膽敢欺騙我！」

我怒吼一聲，隨手抓起身邊的鐵鉗。

這時，門突地一聲被打開了。一個彪形大漢手拿着巨型手鎗，立刻閃身進來。

「載先生，你再向前走近一步，我就開鎗了。」

「你、你是誰？」

「我是受雇於這工廠的所有人金貝

爾的私家偵探。我是被金女士雇來趕走非法侵入者的。」

「我是非法侵入者？這所工廠是我的啊！」

「不，我已看過文件，這裏的所有人屬於金女士沒錯。你放聰明些，自動走出去吧，不然我只好打傷你的腳再抬出去。」

「他、他媽的！」

「戴先生，拜託拜託啦！我的鎗法並不很準，說不定腳沒打着，却打到你的心臟哩！」

我看看麥克和貝爾。只見他們兩人很感興趣地望着我。我只好死心塌地的走出工廠。在門口處，私家偵探拿出一張一萬元的支票給我，並且說：

「今後，如果你再非法侵入的話，我就不客氣了。喏，把這張拿去，給我趕快滾！」

健康檢查

在這種情形下，我失去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三樣東西，而被趕出工廠。

當然，起初我也想出許多方法來對付他們。我曾報警，也跟律師商量過。但是當他們看

到我那張簽了名的文件後，總是搖頭說：

「不行哪！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法律上是承認對方權利的。」

怨恨和不甘心，幾乎使我選擇自絕之路。但我繼而又想，這樣一來不是正中他們的下懷？因此才暫時作罷了。

我為了忘記過去的一切，開始喝酒，從早到晚喝得酩酊大醉，然後就在街上蹣跚地走着。

「啊啊——，我真不想活在現代，乾脆多眠到未來的世界算了。」

我一邊撫着因抬頭望霓虹燈太久，而發酸的脖子，心想：

「對，還是人工多眠最好，它能使我忘卻那些可怕的回憶。我對這世界已毫無留戀，現在就走吧！」

「彼得，你看怎樣？」我對皮箱問。

「呢—咪咬！（趕快！）」

彼得回答我。於是我不再躊躇，一直走進詹美保險公司的大門。

掛號處那位美麗的小姐聽到我的來意後，立刻帶我去見經理，對他們來說，長期人工多眠的客人是一個好顧客。

經理室的佈置非常富麗堂皇，經理是一個體格魁偉而衣着奢華的人。

「請問您預備人工多眠幾年？」

「我想先請教一下。你們的公司肯不肯替貓做人工多眠？」

我一邊說一邊打開手提箱，彼得馬上探出頭來，不客氣地叫了一聲：

「咕嚕呢啊——」（我不喜歡這個臉。）

經理可能聽懂貓語，滿臉不高興地說：

「先生，您是說着玩的吧？」

「不是說着玩的。我是認眞地問你。我不想把牠單獨地留下來。」

經理幾乎不能相信自己耳朵似地睜大了眼睛。

「那麼您是說，您也替這隻貓付人工多眠的費用嗎？」

「當然啦！這還用問嗎？這隻貓叫彼得，你不好好地叫牠彼得，牠生氣起來會不客氣地

抓你喲！」

經理嚇得立刻跳開了。

「請等一等！」

他拿起桌上的小型傳眞電話，與研究所的人商談了一會兒後，轉臉對我笑一笑。

「先生，沒問題了。我們公司也可以替您的貓，不，您的彼得先生施行人工多眠。這是我們公司的特別服務。」

「知道了。那麼我現在就決定跟貴公司訂約。」

「請問先生，您打算訂幾年契約呢？」

我稍微考慮一下。原來我是想只要能夠逃離現實，睡上幾百年都無所謂，但是這麼一來，將來可不是變成不合新時代的老古董？

幾經考慮我決定多眠三十年，那麼從一九七〇年的現在算起，我將在二十一世紀開始時甦醒過來。很早以來，我一直希望能夠迎接二〇〇一年的元旦。事情就這麼決定了。當我把這個決定告訴經理時，他顯得非常高興。看來訂三十年長期契約的人並不多呢！

接着談到財產的處理問題。這時我的口袋裏裝有我的全部財產——剛才貝爾所雇的偵探丟給我的一萬元。

我很快地決定把這一萬元全部無條件寄存詹美保險公司。萬一我在人工冬眠期間死去，那麼我的財產將悉數歸屬保險公司；但如果我順利地在三十年後甦醒過來，那麼這筆錢連本帶利將變成百倍以上，恰好供我新生活之用。

在一切手續完畢後，沒想到最後還有一道手續。

「最後請接受健康檢查。只要這種檢查合格，馬上就可以進入人工冬眠了。」

「麻煩透了。是不是能夠省略這一道手續？」

「公司方面是沒問題的，只是法律上的規定，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只好麻煩您一下。」

我只得很不情願地走進保險公司的醫務室。醫生是一個穿着隨便看來一副邋遢模樣的人檢查的確只是形式而已。但，最後，醫生却瞪大眼睛對我說：

「你常常這樣醉醺醺的嗎？」

「我那裏有醉？只是最近每日三餐以酒代飯而已。」

「這麼說不是已夠醉啦？我不能把像你這種泡在酒精的人送去人工冬眠。」

「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不可是的。向後轉。」

「咦？你說什麼？」

「我說向後轉。」

我一轉身，立刻感到右臂一陣刺痛，嚇得跳了起來。却聽到醫生說：「我剛打了一針鎮靜劑。」

「鎮靜劑？」

「對，在二十分鐘內你將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冷靜。酒醉也完全醒了，再過二十四小時後，要重新來一次身體檢查，如果你喝過一滴酒就不合格了。曉得嗎？」

「是。」

「明白就好，現在可以走了。」

繼續奮鬥

走出保險公司時，我懷着滿肚子的不高興。

「哼！那個蒙古大夫，神氣個什麼勁？」

我不停地發牢騷，只因為醫生說到我的飲酒。

「好。他叫我不要喝我偏要喝。反正明天這個時候，酒老早就醒了。」

主意既打定，我就走到停車場把車子開向熱鬧的洛杉磯市。在最先看到的酒吧前，我預備停車的時候，奇怪的是我却無意中把車子停在旁邊的餐廳門前。

這時候，我突然發覺事實上對酒毫無興趣。我目前所需要的只是三明治而已。

叫了一份三明治後，我坐下來想事情確實有一點不對勁。平時的我，在這種時候，絕不會叫什麼三明治的呀？

「啊！對啦。一定是剛才那種藥的影響。」我喃喃自語。

由於醫生打下的一針鎮靜劑，使我的頭腦完全冷靜下來，能够有條不紊地開始思考發生在我身旁的一切。剛才不勉強喝下自己不想喝的酒，而叫自己眞正吃的三明治，也是因那一針發生作用的關係。

「嘿！眞是奇妙的藥。」我很欽佩發明這種藥的人。

這時候，三明治已端來了。我覺得這餐三明治是生平未曾有過的美味可口。這也難怪，這些日子來，我儘管喝酒而從沒有好好地用餐過。

「對啦！冷靜地想一想，這些日子來我只顧自暴自棄，過着荒唐的生活，才會想去人工多眠的，我只想逃避現實而從來沒有勇氣面對現實，這種態度是不對的。」

我忽然覺醒過來，然後下定了決心。

「對啦，我要像一個眞正的男子漢，勇敢地面對現實。麥克本來並不是壞人，他只是被貝爾煽動罷了。如果我誠心地對他說明，可能會覺悟也說不定。好！現在就去找麥克。」

閃爍的注射針

我立刻驅車趕到麥克的家。他的家離工廠相當遠，在一個沙漠綠洲的邊緣。

我一邊開車一邊想，等我和麥克和好如初後，應先把機器僕役完成，然後再着手下一個新目標。這目標就是機器秘書和機器製圖機。

這種機器秘書，應該通曉十幾國的語言，不但能夠流暢地說、寫，還能打字、整理文件或聽電話。並且不會像人類的秘書那樣偷懶耍脾氣，和錯誤百出；也不會像貝爾，以欺騙主人爲目的。

機器製圖機會隨時照我們的構想，很快地替我們製圖，它將是最受工程師們歡迎的機器。

這些機器的設計圖，逐漸在我腦中形成而將完成的時候，車子已開到麥克的家附近。

我按了幾下喇叭。通常菲麗一聽到我的喇叭聲，總會第一個跑出來的。然而只有這一天，再按了幾下仍見不到菲麗。

「奇怪？」我邊想邊把車子停在門邊，提着裝着彼得的皮箱逕自走進去，剛好迎面碰到麥克走出來。

「菲麗怎麼啦？」

「去參加學校的夏季露營了。」

麥克沒有表情地回答。

「你來做什麼？難道改變主意準備到我們的工廠工作啦？」

我凝視着麥克的眼睛。「不是。我想只和你兩個人好好地討論一些問題。」

「嗯？」

麥克並沒有反對我的提議。我想：我來得正好。因爲麥克的臉上，依稀還有從前那種溫柔的表情。

然而這時候貝爾突然出現了。

「兩個人在那裏搞什麼？」

霎時，麥克的表情改變了，他又變爲那種充滿慾望和貪婪的面孔。

他毫無感情的說：

「除了你無條件替我們工作之外，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的心中，不禁湧起一陣憤怒。

「麥克，我以爲你還有一點良心呢！如果你還是執迷不悟，做這些騙子的勾當，我就不客氣了。」

「騙子？你可別含血噴人好不好？」

「我又不是亂說的，明明是你們兩個人共謀來詐騙我。」

「有沒有證據？拿證據出來看看。」

貝爾從旁氣勢兇兇地插嘴。

「沒有證據。但是我可以把這些事告訴報刊雜誌的記者。」

「你怎麼說我也不怕。」麥克說。

「眞的嗎？記者們將很感興趣，到處查訪你、我和貝爾的關係。」

「調查又怎樣？我才不怕呢。」

「我們當然不怕。可是貝爾恐怕不同吧。貝爾是一個心狠手辣的壞女人。她不但偷我的簽名，還唆使你出賣我，這絕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辦到的事。她一定是一個有名的女騙子。記者們馬上就可以查出來的。」

其實，我不過是信口亂說而已。但，我的話，却射中了貝爾的要害，使她一時愣住了。

「咦？貝爾，妳怎麼臉色變得這麼蒼白？難道我說對了嗎？」

「那有這回事！」

我大踏步地走到桌前，指着貝爾喝過的杯子：

「只要我把這個杯子拿到調查局去，從妳的指紋不難找出妳的犯罪事實。」

貝爾已嚇得嘴唇都白了。

「幹得好！」

我在心中高興地叫起來。這麼一來，麥克也不難發覺貝爾的眞相，而貝爾也由於懼怕警



察而自行逃走吧？

當我正在慶幸自己意外的勝利，得意地從口袋裏掏出香煙時，貝爾忽然不聲不響地走到我的身旁。

「咦？這個壞蛋究竟要做什麼？」我一邊點火一邊想。

刹那間，貝爾手中握住小型的注射筒，跳向我。我只看到注射針一閃，肩膀上立刻感到一陣激痛。

「好痛！你做什……。」

只說到這裏，我再也講不出話來，而且全身已突然失去所有的感覺。周圍的一切像海浪似地旋轉起來。

「糟了。一定是被注射麻藥。」

最後，我這麼想。

彼得的奮戰

但，奇怪的是我並沒有完全失去知覺。完全麻痺的身體雖然已毫無感覺，但意識相當清楚，只是我已不能自己思考而已。

「喂！貝爾，妳要把湯尼毒死嗎？」

麥克驚駭地叫起來。貝爾得意地笑一笑，搖頭說：

「沒有把他殺死，只是打了一針而已。」

「打什麼針？你打麻醉劑是沒用的。等他醒來，還不是馬上跑到警察局去。」

「這不是麻醉劑，是自白劑。」

「自白劑？」

「是啊。是對付間諜用的。被打過這種針的人會完全聽從對方的話。」

「嗯……可是你為什麼有這種藥？」

貝爾很不高興的瞪麥克一眼。

「這你就不要管了，反正這種藥是很有奇效的。不信你看，湯尼，站起來。」

我站起來。

「湯尼，坐下。」

我就坐下來。

「現在捏鼻子。」

我馬上捏自己的鼻子。

「你看，不是完全聽我的嗎？」貝爾得意洋洋地說。

「所以，只要我告訴他跳進火裏，他也會照辦的。」

「怎麼可能？」麥克顯得不敢相信。

「這是真的。這種藥力很奇特。總之，身體中還有這種藥時，這個人就完全失去自己思考的能力，不管命令他什麼都會乖乖聽從的。」

「哦，原來這麼厲害呀！不過，你總不能一直打下去啊？」

「當然我不會這麼傻。我預備命令他去自殺。叫他把車子開到時速一百公里後再叫他撞

上電線桿，他一定會照做。何況他近來整天都在喝酒，喝得醉醺醺的，這是大家都曉得的事實。儘管他發生意外或自殺，也不會有人懷疑。」

我當時，雖然把貝爾所講的每一句話都聽得清清楚楚，然而仍然一點感覺都沒有。正如貝爾所說，那時的我已失去思考的能力了。

所以，這時如果沒有彼得及時從皮箱裏出現，我可能真的開快車，並且早已撞上電線桿而死了。

「好啦，湯尼，你要好好地聽我的話。你現在駕車……」講到這裏，



貝爾才看到彼得。

「咪啊噢？（你怎麼啦？）」

彼得看到毫無表情的我，傷心地叫了一聲。貝爾立刻怒氣沖沖地向彼得瞪大了眼睛。

「這隻討厭的野貓！」

貝爾一時已忘了我的存在。

「我本來最討厭貓的。只是為了討好湯尼，裝得很喜歡而已。我受過這隻野貓不少氣，現在非報仇不可！」

貝爾立刻衝到暖爐旁，抓起長火鉗喊：



「麥克！把門關上，別讓牠逃走。你再把牠按住！」

當麥克關好門，伸手要抓彼得的時候，彼得忽然跳起來閃身用力地在麥克的手上咬了一口。

「呀！痛死我啦！」

麥克痛得大叫，不覺把牠鬆開了。

這次輪到貝爾高高地舉起火鉗預備打下去。

「嗯喵—哦！（來吧！）」

彼得弓起背，低下頭準備迎戰。火鉗「颼！」的一聲朝彼得打下。但彼得卻輕輕地逃開了，火鉗撲了一個空「噹！」的一聲打在地板上。一瞬間，彼得縱身跳起，像一陣風似的攻擊貝爾。

「曖喲！」

隨着一聲淒厲的叫聲，貝爾鬆開手中的火鉗。接下去，是一場混戰，兩個人和一隻貓的肉搏戰就此展開了。桌子翻倒，檯燈摔在地下，椅子也搗毀了……整個屋內像遇到颱風似的

亂成一團。

勝利是屬於彼得的。因為貝爾和麥克的臉和手腳已有多處抓傷正在淌着血，衣服也撕裂幾處，但，彼得還是好好的，一點受傷的痕跡也沒有。

不久，我聽到貝爾大驚小怪地叫：

「你為什麼不把廚房的門關好？」

「我明明把它關好的呀！」

「門沒關好，才讓那隻惡貓逃走了。」

從院子裏，這時傳來彼得兇猛的挑戰聲。

「唔嗯！咕哦—哼！（來吧！有膽子的出來！）」

貝爾和麥克只管面面相覷，然而他們兩人誰也沒有勇氣走出去。因為在明亮的燈光下，他們已吃了敗戰，何況在黑暗的院子裏那更不用說了。

過了一會兒，兩人才回到客廳裏。貝爾的雙眼充滿了可怕的兇光，狠狠地瞪着我。就在她走到我身旁的時候，忽然發現了裴彼得的手提袋。

貝爾好奇地搜一搜手提袋，找到那一份人工冬眠的文件，縐着眉頭瞧了一會兒後，突然很高興地說：

「麥克，我想到一個好辦法啦！」

「什麼好辦法？」

麥克似乎有些懷疑地問。

「我想起用不着讓湯尼自殺而能夠處理他的方法。」

「你是說？……」

「他本來就打算去人工冬眠的。所以現在只要讓他去冬眠，那麼我們不就安全了？」

她隨後轉向我問：

「湯尼，你不是要去人工冬眠嗎？」

「湯尼不去人工冬眠。」我回答。

貝爾聽到我的回答後，似乎感到很奇怪。

「為什麼不去呢？你這裏不是有人工冬眠公司的契約書嗎？」

「湯尼本來要去。但現在不去了。人工冬眠是逃避現實。湯尼勇敢，男子漢，要奮鬥。」

我的話，斷斷續續地就像小孩子學說話。自從被打自白劑後，不但不會撒謊，說話也結結巴巴的。

貝爾一聽我的話，像魔女似地笑一笑。

「湯尼，你現在改變主意了。你還是決定去人工冬眠。」

「嗯，湯尼決定去人工冬眠。」

我跟在貝爾後面說。

「喂！不行哪。貝爾，你看，他還不能去人工冬眠啊。」

正在翻看文件的麥克，忽然大聲地說。

「爲什麼嘛？」

「你看，這裏不是寫明晚進入人工冬眠以前，必須再接受一次身體檢查嗎？這麼一來，馬上就被發覺他打了自白劑的。」

「唔，你說得對。」

貝爾皺着眉頭仔細看文件看了一會兒，又高興地咯咯笑起來。

「麥克，沒問題。我想到一個好辦法了。」

「什麼辦法？」

「我認識一家人工冬眠公司，把它文件上的公司名稱改成這家公司的，就不必去身體檢查了。」

隨後，貝爾又對我說：

「湯尼，記住，我是你的妹妹。」

「嗯，妳是我的妹妹。」

「你現在得了重病。」

「唔！湯尼病了。」

「所以你爲了治病決定暫時進去人工冬眠。」

「哦！湯尼爲了治病決定去人工冬眠。」

「乖乖，湯尼眞是乖孩子。」

貝爾又愉快地大笑。然後，用電子打字機，仔細地塗改公司的名稱。這個工作，看來並不簡單，貝爾花了整整一個晚上，直到天亮時才把它弄好。

「嗨！完全看不出來嘛！妳究竟去那裏學會這種技術呢？」

「這不關你的事，你還是趕快去把湯尼的車子，開到這裏來吧！」

麥克出去不久又折回來帶着疑惑的表情說：

「奇怪，找不到湯尼的車子。」

「怎麼可能呢？他一定是坐車子來的啊！」

「就是嘛，眞奇怪！」

兩個人互相看一會兒，最後，貝爾聳聳肩膀說：

「我想，大概是我們記錯了，湯尼可能是坐計程車的。不要去管它了，趕快帶湯尼去多眠公司吧！」

假使，當時我沒有被打一針自白劑的話，我也會感到奇怪才對。因為我明明是駕我自己的車子來的呀。

第二章 時間旅行機

甦醒

我做了一個很冷的夢，彷彿房裏的冷氣開得太大，使我全身凍得不能忍受。

然而，我又無法逃出這寒冷的世界。

好冷噢！好冷噢！我不停地喊。但是不一會兒，身體又相反地變得好熱。一會兒冷，一會兒熱，使我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冷還是熱。

不久，我茫然地睜開眼睛。我彷彿躺在醫院裏寬大的病牀上，呆望着白色的天花板。身邊有幾個人影，但不知為什麼，只是看來模糊不清。

我只覺得全身疲累不堪，不久又沉沉地睡着了。

等我再一次睜開眼時，天早已亮了。這次，我感到心神非常舒暢。

不但可以清楚地看東西，手腳也能自由活動。意識也完全恢復過來了。

原來，我是在人工多眠醫院裏甦醒過來的。

當然我還記得很清楚我被送進這裏時的情形。我是被貝爾打一針自白劑，然後被強迫進入多眠的。經過了三十年後的今天，我總算甦醒了過來。

然而，現在的我，雖記起那些痛苦的往事卻心中也不感到生氣。

「奇怪，這是爲什麼呢？」

我稍微想了一想就立刻明白了。

不管一個人如何地生氣，經過三十年漫長的歲月之後，也會把它淡忘了的，在我們的感覺裏，彷彿只舒服地熟睡一夜，那裏曉得事實上，這一睡足足有三十年之久哩！

這時已是西元二〇〇〇年，我老早就想見識的未來世界，不是已展現在我的眼前嗎？

我精神飽滿地從牀上躍起，除了微微感到一點目眩之外，一切情況良好。我環視一下周圍，想找到一位護士小姐。

然而我發現室內並沒有其他的人，我看到床櫃上有一盞像檯燈的東西。

「咦？這是什麼？」

我好奇地看它一眼，突然聽到銀鈴般的女高音說：

「是，我馬上去。」

我疑惑的四處望望，但，還是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

「哦，原來這盞檯燈是只瞧一眼就可通的信號燈啊！」

我剛這麼想，房間那一面白色的牆壁，突然從中間分成兩半，一個穿着亮閃閃半透明芭蕾裝的漂亮女孩，從那裏走出來。

「載先生，您醒啦？」原來，她就是護士小姐呀！

「我想出去外面看看，妳拿衣服給我好嗎？」我對護士說。

「請等一等，醫生馬上來了。」

護士剛說完，立刻從另一邊被捲起的牆壁那裏，出現一個穿上一身小丑似的花花綠綠服裝的高大男人。

「早呀，我是林安博士。」

哎呀！他就是醫師啊？



「咦？經過了三十年，服裝也改變不少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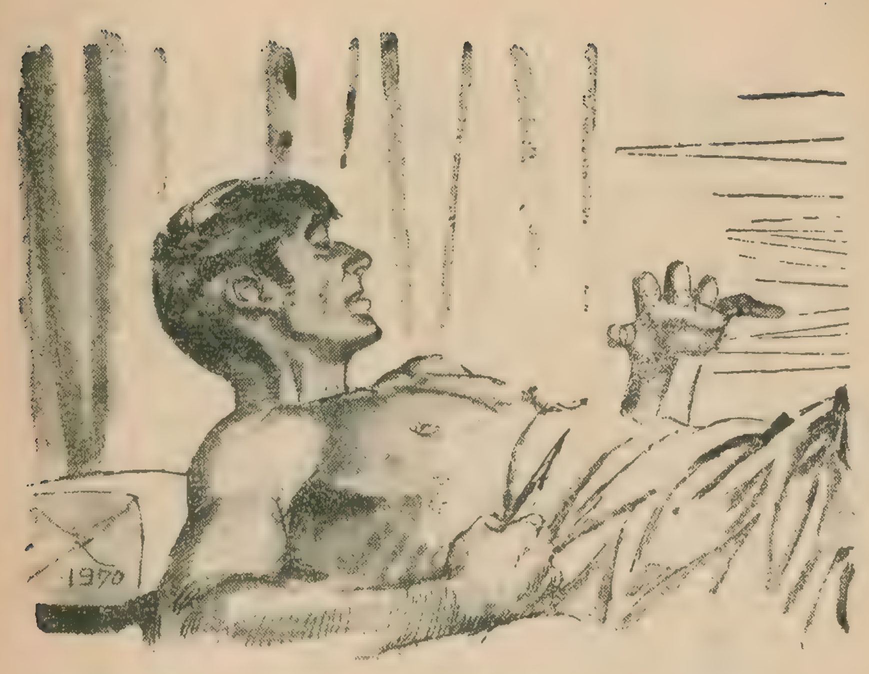
我很感興趣地看着他們兩人。林博士對我說：

「載先生，請你再躺在牀上。我替你稍微檢查一下後就可以吃飯了。」

「不，我想身體很好，請不必檢查了。而且我肚子一點也不餓，請您把我的衣服還給我我就走了。」

林博士卻慢慢搖頭說：

「您還是聽我的話吧。您剛從三十年的人工冬眠醒過來，身體一定很虛弱。」



被他這麼一說，忽然像變魔術似地，我感到全身軟弱無力。

「而且，您的肚子也應該很餓才對。」

奇怪，一聽到他的話，連肚子也像前胸貼後背。

不過，仔細地想一想，這也難怪，事實上，這三十年來我從來沒有吃喝過。我只得乖乖地聽從林安博士的指示，回到牀上。

林博士從護士那裏接過一個小貝殼似的器具，接近我的胸、腹部一下，這大概就是新型的聽診器了。

「嗯，沒有什麼異狀。」

博士向牆壁上一揮手，立刻出現一個電視銀幕，銀幕上映出一個護士的臉。

「拿負四號早餐給載先生。」

「是。」

博士再一揮手，電視銀幕就消失無蹤了。

「這個世界比從前變得方便多了。外面恐怕變化更大吧？」

博士點頭說：

「是的，的確方便了許多。不過，可能有些事對你不大方便。」

聽了博士的話，使我開始有些擔心起來。外面的世界，如果變得使我完全無法理解和適應，那可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應該找什麼人商量才好？在匆忙的二十一世紀，誰還有閒工夫關心我這個二十世紀遺留下來的老古董呢？（雖然我的身體和外表都不老。）

一陣寂寞淒涼的感覺襲擊我，然而我卻連一個聽我訴說的對象也沒有。

「好啦，等一吃過飯以後，稍微休息一會兒，我再叫人送衣服來。」

當林安博士和護士兩人，消失在牆壁中，接着又有人從牆壁中出現了。

我不覺坐起來注視着他，那是一架機器人，就像我發明的那一種機器僕役。

一文不名

我一時驚愕的說不出話來，只能默默地注視這機器僕役的動靜。

他輕輕地走到我牀邊，用一隻手把附在病牀上的小桌子放下後，把端來的茶盤擱在上面。回頭問我說：

「我替您倒杯咖啡好嗎？」

「嗯，好！」

我一邊回答他，心中卻充滿了無限親切的感覺。

當然這一個機器僕役，和三十年前我所發明的比起來，已進步改良的可說面目全非了，相差如剛發明汽車時那種馬車式的汽車和最新流行的噴射引擎汽車那麼遠。

但是，我是他的發明者，儘管他們外表改變許多，我一看就認出他就是我所發明的機器

僕役的子孫。

我的發明曾經被貝爾和麥克偷走，當然沒有人知道我是他的發明人。但，我佩服後來改良他的工程師，無疑的，這個人一定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

我希望認識這個工程師，我試着問機器僕役：

「你會不會回答，製造你的公司是那一家嗎？」

「是的。那是阿拉丁汽車工業公司。阿拉丁汽車工業公司除了製造我以外，還有機器秘書、機器製圖機、及其他各種用途的機器人。」

我不覺苦笑了一下，這是宣傳的字句。

這時，機器人的眼睛忽然亮了一下，他說：

「別的地方在叫我。假使沒有其他的事，我可以走嗎？」

「可以，你去好了。」

「謝謝！」

機器僕役深深的對我一鞠躬後，就消失在牆壁中了。

我開始吃我的冬眠後的第一餐，但我發覺我這餐的份量却只有小鳥的吃的份量而已。

「哎呀，病人的食物也不應該這麼少呀！」

不消幾秒中，我就把它吃得精光了。可是使我很感驚奇的是當我吃下去後，肚子却已經感到很飽。這些食物一定不是普通食物，而是加強營養和熱量的特別食物吧！

肚子一塡飽，接着我就想早一點跑到外面的世界。不過，我還是遵從林安博士的意見，忍耐着乖乖地在牀上躺上一整天。翌日，在機器僕役替我端早餐來時，又拜託他：

「我想出院，請你拿衣服給我。」

這一次，醫師總算答應了我的要求。機器僕役不久拿來我從前的衣服和另一套二十一世紀的服裝給我。

我起初預備穿上我那套舊衣服。小丑似的新衣服，我實在鼓不起勇氣來穿它。

但是，後來仔細地想了一會兒，還是決定穿新式的衣服出去。因爲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恐怕三十年前的衣服才像小丑的服裝呢！

我只得開始試穿二十一世紀型的新衣服。但這時我才發覺這種衣服，完全沒有扣子、拉

鏈或皮帶這類東西。我不懂穿法，笨手笨腳地又讓褲子滑下去了。

但，機器僕役並沒有嘲笑我。他親切地教我穿這種衣服的方法，只要在你想固定的地方，指頭按一下，就會像變魔術似地緊粘在一起，當然用不着任何扣子或拉鏈之類了。

穿上新服裝後，我覺得這種料子穿在身上倒是蠻舒服的。它雖然又軟又薄，但不管你怎麼拉，不但牢不可破，而且又通風又不怕冷呢。

剛穿好衣服，林安博士走進來。他看到我穿上新衣服，還對我誇獎了幾句。

「那麼，您出院後有什麼打算？」

我告訴他，我老早就擬定想好的計劃。

「在我進入人工冬眠之前，我曾加入一萬元的保險。到現在，一定變成一筆可觀的財產。所以我打算用這筆錢，先買一棟房子後，暫時讀一個時期的書，然後再另作打算。大夫，我過去是一名技術人員，可是，三十年前的技術，拿到現代就完全落伍了。所以我必需趕快學習以便迎頭趕上。」

「嗯，很好，我祝您成功。如果有什麼我能幫忙的事，請不要客氣來找我。」



無論什麼時代，總有親切的人，林安博士就是這樣的人之一。

我和博士握手道別後，走出冬眠醫院，向冬眠保險公司的總公司那邊走去。

醫院前的道路是一種會移動的自動道路。只要你站在上面，這種路就會自動把你送到目的地。這是二十一世紀才有的發明之一。

在總公司前下了路（不是下了車），我逕自走到保險公司的傳達室。

負責傳達的也是機器人的一種——機器女工友。這女機器人用少女那種溫柔可愛的聲音問我：

「請問有什麼貴幹？」

我告訴她的姓名和來訪目的後不久，就被帶到經理室來。

我告訴經理，我來訪的目的：

「經理先生，在我進入人工眠冬之前，曾經加入一萬元的保險。請問，現在變成多少？已變成一百萬還是一百五十萬？」

然而，經理聽到我的問題後，彷彿有什麼困難似地支唔着：

「可是，因為……。」

「哦，你是說沒有那麼多嗎？那麼是不是只有五十萬元？」

經理那更加窘困的表情，使我心中很感焦急。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難道完全沒有增加嗎？」

「是的。」

「咦？你說什麼？」

「載先生，在你這種情形下是完全沒有增加的。因為你根本沒有參加過保險。」

「什、什麼？」

他這意外的回答，使我不禁驚叫起來。經理拿出一份文件遞給我。那是人工冬眠保險契約書。我急忙把它打開來仔細地看過，我的一萬元的確沒有記載在上面。

「啊！原來貝爾這個渾蛋把我送進人工冬眠時，先把一萬元搶走的！」

到這時候，我總算明白了。現在，身無分文的我。在這二十一世紀的世界裏，不但沒有親友、沒有熟人，沒有家，也沒有工作，怎麼辦呢？我感到眼前一黑，我幾乎昏倒下去。

失業者

「載先生，您不要緊吧？」

經理先生慌慌張張地扶我坐在椅上。閉上眼睛，從一數到十後，我打開眼睛，那一陣目眩已經過去了。

「已經好些，謝謝。」

「載先生，您好像發生了什麼意外是不是？您因爲曾加入一萬元的保險？」

「是的。現在我才曉得沒有這一回事。」

「嗯……載先生，這種情形雖然不多，但偶而也會發生的。有人會在年輕人進入人工冬眠後，再竊取他的財物。」

看來壞人並不只是只有一人。

經理接着說：

「所以本公司，爲了這種意外發生，特別準備少許金錢借給顧客。」

「等一等！我不是叫化子，我不接受人家的救濟。」

「這不是救濟，只是貸款而已。」

「那還不是一樣。我不接受。」

「可是，本公司不能把分文不名的顧客丟出去啊。」

「那是我的自由，我絕對不借你們的錢。」

「您不拿錢去，我就不能讓你出去。」

「你這個人也太固執了。我不借就是不借。」

「我說借給您就一定要借給您！」

經理說罷，按了一下電鈕，立刻有一架機器秘書手中拿了幾張鈔票走進來。

「載先生，我看您還是乖乖地拿去吧。請您不要忘記，這種機器秘書起碼有十五個人的力量。」

的確如經理所說，一兩個人絕不是機器的對手，我是它的發明人，當然最清楚不過的了。

「好吧。我只好暫借一下。不過我盡快地拿來還你。」

「不等找到工作，生活安定之後不許還。」

兩個人互相怒目瞪視對方好一會兒，突然噗嗤一聲同時笑出來。

我愉快的步出保險公司，又上了自動道路，往市中心移動。在移動道路上，站了不少人，還有幾個很像停車收費機的東西，散佈在馬路各處。原來那就是露天電視機。

我學別人的樣子，轉開電鈕，隨便把它轉來轉去，碰巧收到[illegible]球的轉播。看來雖經過三十年的歲月，棒球並沒有多大改變。這使我緊張的心情，鬆弛不少。

「大概二十一世紀比起從前，並沒有改變多少。不久我就能夠適應新環境吧。」

愉快的心情使我一路上吹起口哨，只一會兒工夫，我已來到經理告訴我的職業介紹所附近。於是，我匆匆地下了道路。

職業介紹所是一所寬大清潔的建築物。起初我還以爲是一所美術館哩！

「看情形，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一定比從前好多了。」

我邊想邊走到登記處。這裏的登記處用的也是機器僕役。我向他要一份申請書，把必要

事項塡妥後又交給他。等了一會兒，輪到我時，我被帶進了辦公室。

這次，負責人是一個眞人，但他的臉拉得長長的，比起機器人來還更缺少表情。他翻開有關我的文件看了一眼後，縐起眉頭說：

「呀！眞糟。我們這職業介紹所，照規定是不受理五十歲以上的人的申請。」

「五十歲？我三十歲都還不到呢！」

「可是，這裏你不是明明寫一九四〇年生的嗎？」

「那是因爲我進入三十年人工冬眠的關係，事實上我只有三十歲。」

「噢，原來是人工冬眠呀，那更糟。」

「爲什麼？」

「你不是希望找到技術方面的職業嗎？」

「是的。」

「所以我說那是沒用的。你的知識是三十年前的，在這三十年，對所有科學的進步一無所知的人，誰肯還雇用你呢？」

聽他這麼一說，我已沒話好說了。事實上，他說得對。如果在三十年前，我是第一流的技術者和發明家。然而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我所有的知識恐怕還不如一個現代的小學生呢。

我垂頭喪氣地走出介紹所，失望的感覺重重地包圍着我，我已成爲一個眞正的失業者啊！前途暗淡，使我一時不知何適何從。

警察隊

自從離開介紹所後，我曾按照報紙的廣告欄，訪問過幾家公司和工廠。但一點用處也沒有。

西元二〇〇〇年的美國，已因人口過剩而造成求職困難的局面。在第六次沒有結果時，我終於放棄我工作的念頭。

天早已黑了，我只得開始尋找今晚的住所。然而開始找旅社的我，又發現一個新的困難。這時我才明白不管任何大飯店或旅館，沒有事先預約房間就休想能够住進去。

這也是因受到人口膨脹的影響。雖然我拼命地尋找，到處亂竄，結果還是落了一個空。

冬眠三十年才重新出現的我，簡直比一個剛從西藏深山裏跑出來的土包子還要糟。我不但不瞭解這新環境的各種情形，連地方也摸不清楚。

現在，連剛才感到很方便的自動道路，也使我極感煩惱。當你不留意地踏上去後，不能預料最後將被帶到何處。而且，在你正想下去時，它可能突然加快速度，使你不敢跳下而被帶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一晚，一直找到九時左右，仍然沒有結果。而我早已疲憊不堪，終於放棄住進旅館的念頭。

「沒有辦法，今晚只好在外面露宿一晚再說。」

於是，下定決心走進一所很大的公園裏。

二十一世紀的公園跟以前的公園，有很大的差別。它像一處大森林，到處都是又高又粗的大樹。顯然這是由於在極度機械化的都市中，留下一部份大自然的都市計劃所使然。

如果是平常，我必然會稱讚幾句這充滿綠意的公園。然而，這時已筋疲力盡，又冷又餓的我，那兒再有那種閒情逸緻呢。



陣陣冷風，捲起地面上的枯葉，使樹木發出可怕的悲鳴。

身處廣闊的公園裏，隨着夜深，更使我體會到寂寞和孤單。所以當我看到一部巡邏車逐漸接近時，感到很興奮。我想，巡邏的警察們，起碼會幫我找到一處今晚住宿的地方才對。

但，就在我起身預備迎接巡邏車時，突然有一道強烈的燈光，從車上射向我。這刺眼的強光，使我一時站立不穩，蹣跚了一下。

「不許動，把雙手放在頭上，膽敢移動一步就鎗斃你！」

從巡邏車上立刻跳下來兩個警員，各握輕機關鎗，一步步地逼近我。然後，來到我身旁，很快地搜身後，一下子給我戴上手銬。

「你做什麼？我沒有做錯事，你弄錯了！」

儘管我大聲地提出抗議，他們還是充耳不聞。只管把我像貨物似地一扔，扔進了後座，以飛快的速度開走了。

「他們究竟要怎樣對待我？把我關進監牢裏，還是送進瓦斯室處死刑呢？」

我在巡邏車上想像自己即將面臨的命運。

夜行罪

一會兒，巡邏車已停在一所宏壯的醫院似的大建築物前。其實這並不是醫院，只是二十一世紀的警察局而已。

我被打開手銬，送進一間寬大的房裏，那裏早已有幾個先到的同伴坐在那裏。警察對我說：

「在這裏等一等，火速審判馬上就要開始了。」

說完就走開了。在我身旁的一個男人好奇地問我：

「你爲什麼被捉來這裏？」

我聳聳肩膀回答他：

「我什麼事也沒做就被捉來了。就在公園裏露宿時被扣上手銬。」

「在公園裏露宿？那當然會被逮捕。」這個男人奇怪地問着我。

「爲什麼呢？」

「那是犯了夜行罪呀！」

「喂喂！你這個人是不是頭腦有問題呀？」

我搖一搖頭說：

「我是今早才從人工冬眠醒過來的，所以什麼都不清楚。麻煩你，告訴我什麼是夜行罪好嗎？」

「哦，原來是冬眠者啊！可是冬眠者總是很有錢的，你怎麼會睡到公園裏去的呢？」

我只好簡單地告訴他，關於我失去一萬元保險金的事。

「嗯，原來是這樣，你未免太可憐了。所謂夜行罪是約在十年前所定的一種法律，規定晚上十一時以後不許有人在外閒蕩。」

「爲什麼不可以呢？這麼說，晚上不是就不能散步了嗎？」

「散步？散步是什麼？」

我很驚訝地看着對方。

「散步就是散步嘛！就是指在外面走來走去。」

「有什麼目的？」

「沒有目的，所以才稱它爲散步啊。」

這個男人，不可思議地看着我。

「三十年前，你們是這麼想的嗎？我們不可能想像一個人會沒有目的的夜裏在外閒蕩。既然夜裏在外面走，當然是有目的才對。譬如偷偷地溜進人家的屋子裏偷東西或者去搶刧。」

「那裏有這種事！」我生氣地大叫起來。

他很害怕似地急忙走開了。我越想越煩惱，看來過去所憧憬的二十一世紀並不是一個什麼好時代。由於人口過剩，生活過於忙碌，已經使這一代的人失去優閒的情緒。

「連散步的自由也沒有，這是一個多麼無聊的時代。早知道這樣的話，還不如留在三十年前呢！」

我一個人，孤單的坐在椅上想來想去。

不久，警察來叫我們，同房的人魚貫進入法庭裏。難怪它被稱爲火速審判，的確判決的

速度快得驚人。一個案件，只不到三分鐘就解決，很快的已輪到我了。

法官看着從小型電子計算機出來的有關我的文件一眼後問我說：

「你是多眠者是不是？」

「是的。」

「那麼你不知道夜行罪這件事吧？」

「是的，我完全不知道。」

「好，判你一個月輕勞役。但是假使你再犯一次，就要把你送進精神改造醫院，改造你那不健康的頭腦。曉得嗎？」

聽法官這麼一說，我感到非常生氣。

「我不是故意的啊！這樣還判我進一個月監牢，那不是太過份了嗎？」

「因爲你事先不知道才判輕一點，如果是故意的那就要服三個月的重勞役了。」

「我覺得還是太重了。我是剛從人工多眠醒來的嘛！」

「我們對人工多眠者，更加注意。因爲這些人，曾經在自己生出來的時代，無法適應正

常的生活。他們以為在未來的世界，可以過着不勞而獲的寫意生活。在這緊張的時代，我們不需要這種腐敗的人。」法官嚴厲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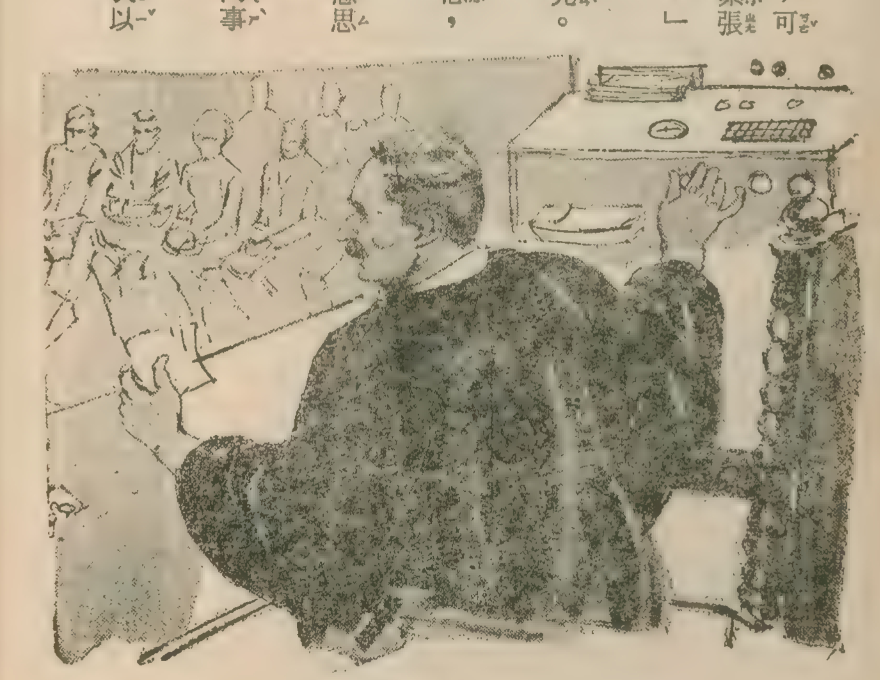
「你說得對。我很贊成你的意見。」我的回答使法官有點糊塗了。

「你這個人真怪，既然你這麼想，那又何必去人工多眠呢？」

「我本人並沒有去人工多眠的意思，我只是被騙而已。」

「你被騙去多眠？這是怎麼一回事？你詳細說說看。」

我只好把貝爾和麥克如何詐騙我以



及被他們打自白劑後送去多眠等事，簡略的說給他聽。

聽完之後，法官的臉色變得溫和了許多，他點點頭說：

「原來你是這樣。我相信你所說的經過。」

然後打幾下電子計算機的鍵，拿出一張卡片遞給我：

「明天你拿這張卡片去史光汽車公司看看，他們一定會給你一個工作的。」

「這麼說，我是被釋放了嗎？」

「是的，你被釋放了。今晚就暫住市營公寓第三〇二〇五五六室吧！」

法官微笑着繼續說：

「我想像你這種人，在這二十一世紀，還是有所成就的。你要好好努力，祝你成功！」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這一個晚上，我不但解決住宿的問題，連工作也有了着落。人的運氣眞是不可預料。

我的新工作是史光汽車公司作業監視員。我剛到差時，對這汽車公司的工作很感驚訝。史光汽車公司的工作並不是製造汽車和買賣汽車，而是把全新的汽車壓成廢鐵。

工廠裏的作業全由機器人代替，而人呢，只是靜坐着監視這些機器人的工作就行了。這是一種很輕鬆的工作，但，我心中却很感煩腦。

將全新的，從來沒有使用過的新汽車，放進張開嘴的巨型鐵製機器中，嘁！的一聲，壓得粉碎，這種作法使我心中感到無限惆悵。無論如何，我想不出適當的理由解釋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所以，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了。我問我的上司—廠長，爲什麼要如此糟塌這麼多新汽車？

廠長起初莫名其妙地望着我，彷彿奇怪我爲什麼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也不懂。後來，他才想起我是一個冬眠者。於是告訴我說：

「這還不簡單。因爲這些車子是去年出廠的。現在絕對沒有人要買它。所以政府就把它收購後，壓成廢鐵以便當明年做新汽車的原料。你淸楚了嗎？」

「嗯，本來就知道賣不出去的，爲什麼不造少一點呢？」

廠長不高興地說：

「這麼一來，工作減少，汽車公司就無法維持，那麼失業者不就增加了嗎？」

「不是可以把多餘的汽車輸出國外嗎？不管價錢多便宜，總比壓成廢鐵强啊！」

廠長更不高興地說：

「怎麼可以這樣做？輸出便宜的車子將引起全世界所有汽車公司不滿。上次的戰爭才結束不久，難道還想引起戰爭嗎？你有這種危險的思想，不小心點，會被送到精神改造醫院去的。」

他這樣嚇唬我，使我只好緘默了，但，我並不心服。我想這中間一定有什麼不對。只是

一時還弄不清楚而已。仔細研究的話，我相信並不難找出這些浪費的原因才對。

「究竟這個世界是比從前變好了還是變壞了呢？」

我看着機器工人乾淨俐落的工作，茫然地想。

夜晚禁止散步、人口過剩和找不到住所、工作，以及這個汽車公司等，樣樣都顯示這時代矛盾不合理的地方。

「可是，不應該這樣啊。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應該能促使社會進步才對嘛。」

從此以後，我每天一有空就去圖書館看書，希望盡快地瞭解這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逐漸地我終於對這新世紀有了充分的瞭解。我發現在科學或技術等方面，的確比我的想像還進步得多。

譬如感冒，這時已完全絕跡了。這是因為醫學的進步，使引起感冒的細菌完全絕滅了，世界上幾乎已沒有人再患感冒，只有在未開化的南美、非洲、亞洲的一小部份等，偶而會發現而已。

在二十世紀，被認為是不治之症的癌症，也大部份都能醫治。另一方面，宇宙開發也有

相當進展。

在我剛進入人工冬眠的一九七〇年，人類只能在月球上設立一個很小的基地而已。然而，在三十年後的今天，月球上已經有一個大城市和太空港，而火星和金星上有大規模的探險隊，正在從事於探險和研究的工作。

過去的太空船所使用的化學燃料火箭早已落伍，目前已由更快速的原子能火箭取代了。另外還有一件二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成就，是有關反重力物理學的發達。從前，重力是被人們認為這世界所具有的不變的法則，所以絕不敢想像能夠運用人力來加以控制。但，科學的發達可說是永無止境的。人類終於發現減少重力的方法。當然，到目前為止，還只停留在初期發現的階段，還不到被一般利用的程度，但如果進一步的發展，那麼所用的交通工具只要加上反重力裝置，就可能自由自在地在空中飛行了。

這些事實使我衷心地感到欽佩、驚嘆不已。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那是說：

「這個世界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沒有變的絕對好或是壞，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困難和問題。」

至少二十一世紀已比起二十世紀時代，減少許多疾病和因飢餓而死的人。

總而言之，無論那一個時代，最重要的只是你是否努力向上的問題。那麼那一時代的缺點當然就逐漸地被改善了。

我認為像禁止夜間散步這一類不合理的法律，應該是最先取消的規定之一。想到這裏，我在心中湧起無比的勇氣。

「好！我不應滿足於當一名機器工人的監視員，我要努力學習，一定要在這二十一世紀也成為第一流的發明家才是。」

我下定了決心。

最新的發明

在這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有許多三十年前不可能做的事，卻能輕而易舉地做到了。

在發明這方面也可以這麼說。三十年前，儘管你有很好的構想，也往往因技術方面無法能配合而不能完成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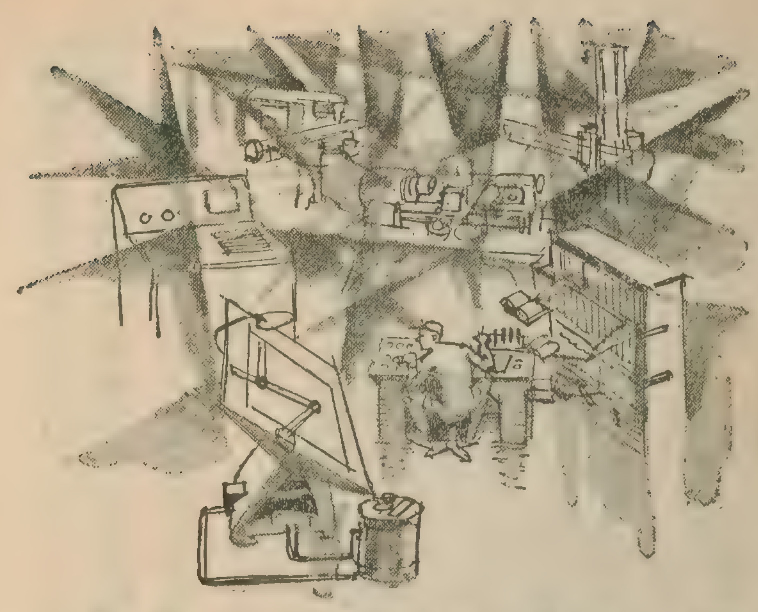
例如十五世紀的大天才發明家利奧奈德·達文西，早在當時已有有關飛機或戰車，以及其他許許多多驚人的構想。但只因當時的技術無法配合而終於無法實現。還有十八世紀的數學家巴培治，也曾在當時完成計算機的設計，然而也因技術上無法製造而作罷。

我很瞭解當時達文西和巴培治心中的遺憾。可是，現在呢？那些二十世紀無法做到的事，有許多已可輕而易舉地做到了。

我在工作之餘，開始著手機器工程師的設計。這種機器工程師將綜合機器女傭、機器僕役和機器秘書的各種長處，成為一種最優秀的機器人，能把任何艱難的設計，在極短的時間內做得非常完美。

我這項工作，大部份是利用在圖書館進行的。但，不久之後，我對工作的進度，感到相當不滿意和焦急。因為在圖書館裏，我無法得到專門性的參考書，也沒有小型電子計算機可使用。因此，為了極簡單的計算，也往往需要我花費三兩天的時間。我對如此緩慢的進度，感到很不耐煩。

「我一定要想個辦法在任何一個機器人製造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這麼一來，我就可以



利用公司裏的各種完善的設備。」

主意打定，我暫時停止設計方面的工作，開始到處找尋在機器人製造公司的機會。

這時候，機器人製造公司在全美國已有幾百家之多。而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以前我和麥克兩人所創設的那一家機器女傭公司，接下去就是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製造機器僕役的那一家了。

這兩大公司很像過去全美國最大的福特和萬國兩汽車製造公司的關係，是處於相互競爭之中。

最先，我打聽機器女傭公司的情形。

因爲我對向我騙去這公司的麥克和貝爾是否還做董事長這一回事，感到非常的關心。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們早已離開這機器女傭製造公司了。

看來，他們兩人早在機器女傭公司像現在這麼發達之前，把公司的權利讓給現在的董事長和股東們的。

「這兩個貪心的傢伙，結果還不是失敗啦？」我心中愉快地想着。

既然麥克和貝爾已離開那裏，所以我決定現在就去機器女傭公司，但後來又想，還是先去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一趟。因爲我希望能够見到那機器僕役的發明者。

我是第一個機器僕役的發明者。但，我在還沒有把他完成之前，被人偷走了，當然我不是他正式的發明者。

我很欽佩這位機器僕役的發明者。因爲這種機器人，的確造得太好了。設使，讓我製造也只不過如此而已，所以我很想見見這一個偉大的發明家。於是，我決定先去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偵察一趟。

我把在史光汽車公司時所儲蓄的錢，全部領出來訂製一套最新式的服裝，並且買了一個



一般經理所攜帶的公事包。然後來到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

「我預備買一部機器僕役。」

我告訴出來迎接我的職員說。他馬上帶我去看機器僕役的樣品。我越看越覺得他與我的構想很相似。

「請問，這機器人的發明者是這公司的股東嗎？」

「不，據說發明者並不是我們公司裏的人。」

「你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嗎？」

這個職員，顯得很爲難地說：

「對不起，因爲……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要看看檔案才知道。」

我看看四周，剛好見到一架機器製圖機，我靠近去看了一下，不覺心中一驚，因爲這架機器製圖機也很像我的設計。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這架機器製圖機，絕對不是我製造的。因爲有關機器製圖機的構想，只是我進入人工冬眠之前在腦中想過而已。不但從沒有在紙上設計過，也從沒有對人談過。只能說它的設計跟我的構想很相似而已。我心中很感失望。

「這樣看來，機器僕役也可能只是相似而跟我的發明並沒有關係。一定有人從頭開始設計的。我未免太自負了……。」

想到這裏，我對自己來這裏偵查的事，感到很難爲情。羞恥的感覺，使我再也無法呆下去。只好隨便找出一些託辭，匆忙地離開那裏。

名譽總工程師

為了這件事，我躲在家裏消沉了好幾天。但是想發明新的東西的念頭，終於使我又勉強振作起來，再去訪問機器女傭製造公司的總公司。

總公司的人，還是不親切地說：

「本公司，日前不需要技術人員。等有空缺時，我再和你連絡。」

我知道，如果乖乖地等待他來連絡，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哩！

「那麼，我想見見總經理，可以嗎？」

「總經理現在很忙，沒空接見你。你要會面，得先向秘書課登記，不過，最少也要等上一個月，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恐怕不接見也說不定。」

「眞是豈有此理！」

我憤怒地衝出外面。

「不管怎樣，這個公司的基礎是我打下的呀！公司的創辦人要見經理還得等上一個月？

簡直開玩笑！」

我心中憤憤不平地咒罵，這時，我抬頭偶然看見牆上貼了一張公司內部的簡圖，總經理是在第五十五層樓上。

「好，既然如此，就來一次孤注一擲吧！」

我乘坐電梯，直接上到五十五層後，尋找總經理室。

那是一間豪華寬大的辦公室，門口的牌子上寫着：「總經理兼董事長B・卡迪斯」。

我推門進去，看見幾十個秘書和幾十架機器秘書，正在那裏忙碌地進行工作。

其中的一個秘書一見到我，大踏步地走近來說：

「有什麼事嗎？」

我不回答他，突然大聲喊：

「我的孩子，因你們的機器僕役而受重傷了，我要殺死總經理！」

一瞬間，所有的秘書們全部回過頭來看我。其中一個秘書，嚇得急急忙忙奔入總經理室

我的戰略總算成功了。不到兩分鐘工夫，我已坐在一個非常寬大而奢華的辦公室中面對着總經理。

「你說你的孩子受了重傷？」卡迪斯問我。

「啊，那只是騙你的。」我若無其事地說。

「什麼？」

「那只是我要見你的手段罷了，我沒有結婚那兒來的孩子？」

「那麼，你爲什麼要撒謊呢？」

「我—載湯尼是這個公司的創辦人，今天忽然想回來看看這個公司而已。」



」

卡迪斯睜大了眼睛，一時驚得不知所措。過了一會兒，才慌忙地命秘書拿來許多檔案和照片，看了又看，終於確定我確實是這公司的創辦人無疑。

他臉上，那懷疑的臉色突然消失了，立刻換成一副殷勤討好的模樣，責備秘書說：

「喂！你呆呆地站在那裏做什麼？還不趕快倒茶來！」

並且，還拿出雪茄煙來請我。

不久，公司裏的門市部長，總工程師，以及其他重要人員，聽到消息，匆

匆趕來圍繞着我。

「唉！眞想不到。因爲我們以爲你早在三十年前已去世了。」卡迪斯說。

「沒有這回事。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嗎？」

「那麼，您從人工多眠醒來後，做些什麼事呢？」看來很神經質的馬克敏工程師問我。

「我在汽車工業方面工作。不過我不想幹了。」

我不敢告訴他們，我是在史光公司擔任監視機器工人的工作。

「那麼您今後有什麼打算？」

胖胖的許威門市部長問我。

「現在還沒有決定。你問這個做什麼？」

許威興奮地轉向卡迪斯說：

「董事長！你看，這不是好機會嗎？」

「嗯。」卡迪斯點一點頭。

「載先生不但是本公司的創辦人，也是機器人工業全體的創始者。我們一定要把載先生

請回本公司才對。」

「請等一下！」我慌忙地阻止。

「我只是回來看看我從前的公司，變得怎樣而已。」

「對啦！對啦！」

「什麼事？」

「我想起了一句新的宣傳句子。『世界上第一位機器人發明家，回故鄉！』董事長，你看不錯吧？」

「哦，好極了！」卡迪斯也興奮地說，然後轉向我：

「載先生，我請您回到我們公司好嗎？請您回到本公司擔任名譽總工程師的職務。」

「名譽總工程師？」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時，我的確興奮極了。不但能夠回到自己的公司，還能擔任總工程師的工作。今後，我還能隨心所欲地專心從事發明的工作……。

我終於點頭說：

「謝謝卡迪斯董事長，我很高興地答應擔任名譽總工程師的職務。」

「好極了，事情就這麼決定了！」許威部長高聲地喊起來。

「那麼，馬上請你讓我拍幾張宣傳用的照片，麻煩您，請暫時別動。」

我是真正的發明者

我很幸運地能夠在機器女傭製造公司，擔任名譽總工程師的工作。最初的幾天，如同在夢中不知不覺地過去。

我以「世界上最初的機器人發明者」「普及機器人的大恩人」等身份，經常出現在一連串立體電視節目或新聞訪問。不消幾天工夫，我已成爲家喻戶曉的熱門人物了。常常有許多慶典或聚餐的場合，也請我去講演。同時，我也見到市長、議員、和許多學者等知名之士。

隨後，我還到一棟第一流的公寓裏。此外，我有了一間很夠氣派的辦公室，漂亮的秘書和一架很方便的機器秘書。

然而最使我感到興奮的卻是，公司的研究室中，有我一向想要的各種參考書和電子計算機，以及機器製圖機，供我任意使用。

周圍的一切都改變了。我感到非常滿足與幸福。但是，過了一段時候，我逐漸覺得彷彿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因為到目前為止，公司方面從沒有交給我做任何工作。每天，只聽許威門市部長的指揮，拍攝宣傳使用的照片和用錄音帶灌一些宣傳的話語而已。

事實上，我並不是什麼總工程師，而只是宣傳用的傀儡而已。

所謂名譽總工程師，聽起來雖然蠻神氣，其實加上「名譽」這兩個字，就頗有無用的意味。只要看看馬克敏總工程師對我輕蔑的態度就可體會到了。

有一次，我告訴他有關機器僕役幾點應改良的地方，他說：

「戴先生，你的確是機器人工業的創始者。可是在你大睡三十年之間，機器人工業進步了多少，你曉得嗎？機器僕役是這些進步的累積。所以嘛，以你那三十年前的知識恐怕派不到什麼用場吧？」

我不禁大怒，想猛摑幾下他的臉，但想到機器僕役的事，我就失去了勇氣。

現在的機器僕役，的確不是我發明的。那裏還有我插嘴的餘地呢？我咬着嘴唇終於忍住了。

但，並不全是不愉快的事。進入機器女傭公司後感到最快樂的一件事，是認識了一位新朋友—詹美。

詹美是組合部的主任，他不但是一個很優秀的人才，並且是一個為人誠懇，心地善良的人。下班後，我時常和他一起吃飯或喝茶。

詹美問我從前的事。而我則請教他許多二十一世紀科學上的各種問題。

這時候，我把業餘的時間仍用在繼續機器工程師的設計上。我一直對外保持秘密，但只偷偷地告訴詹美。

詹美認眞地忠告我說：

「這件事，你絕對不能告訴馬克敏，那個狡猾的傢伙，說不定會設法偷去你這項發明。如果沒有那個傢伙，機器女傭公司的製品，一定會比現在好多了。」

我聽從詹美的忠告，從此以後對這項研究格外地小心了。

一個月、兩個月過去。我仍然只是一個傀儡而已。對這種生活，我感到十分厭倦，開始經常不告假而外出。這有兩個理由：第一個是為了調查機器僕役的發明者，因為這個人使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連事關機器人的大小事，無所不知的詹美也記不起這發明者的名字。

這麼一來，更激起我的好奇心，想查明白，這個人究竟是誰。於是，我親自去專利局，請調查部幫我查清楚。

另外一點理由是調查菲麗的去向。自從我從冬眠甦醒過來後，我不曾一天忘記過菲麗，我一直想辦法找到菲麗。但是尋找一個三十年前的女孩子，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曾寫信給菲麗的學校，請求代為調查她的動向。然而，學校方面也僅僅知道她很順利地讀到畢業而已，對於她畢業後的動向卻也無能為力。

另外，我還請求洛杉磯各戶政機關，協助我調查她的住所，但結果仍是一無所獲。

「算一算年齡，菲麗應該已四十開外了。當然早已出嫁，而且已經有好幾個小孩了吧？最起碼我希望能夠見到她一面，也應該買些糖菓去看看她的孩子們才對啊！」



我心中寂寞地想。

有一天，當我很晚才回到公司的時候，馬克敏總工程師早已怒氣沖沖地等着我。

「戴先生，你去那裏去這麼久？」

他無禮的態度，使我非常不高興。

「去了好幾個地方嘛！」

「只說好幾個地方，怎麼曉得究竟去那裏？人家等你一整天了。」

「呃，有什麼技術上的問題要問我嗎？」

「不是。是雜誌社的人，準備登你的故事。」

「哦，又是宣傳的玩意兒；這又不是什麼要緊的事。」

「什麼？」馬克敏氣得滿臉一副兇相。

「難道你不曉得宣傳是很重要的工作嗎？」

「當然曉得。只不過我認為技術上的改進，更為重要。你是總工程師，難道你不清楚這個道理嗎？」

馬克敏更加氣得滿臉通紅了。

「豈有此理！對公司裏的首腦人物，你可以這樣回答嗎？」

「呃，不行嗎？不過我也是這公司的名譽總工程師啊！」

「哼！什麼名譽總工程師。實際上，你不過是宣傳用的傀儡罷了。一失去宣傳的利用價值，立刻就要你滾蛋！」

馬克敏粗暴的用力關上門走了。

「終於表面化了。」我想。

這麼一來，馬克敏一定會跑到卡迪斯董事長面前，數說我的不是，而董事長就會責備我，不應反對公司的方針。

這是我不願意的，可是假使我對他說：

「很抱歉！我不能接受。」

結果將怎樣呢？恐怕革職是將難免的了。這麼一來，我那些發明的夢不是將成為泡影了嗎？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左思右想。這時，無意間看到自己桌上有一封信，那是專利局寄來的，我迫不及待地拆開它。

裏面是兩組設計圖和文件，那是有關我詢問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發明者的回答。

我先看機器僕役的文件，上面很清楚地寫着：

發明者：載湯尼。一九七〇年。

我不覺吹了一聲長長地口哨。

這麼說，那種機器僕役確是有人根據我的發明把他完成後，而用我的名字申請專利的。

究竟是誰呢？我一面奇怪地想着，一面再看另一件文件。

「啊！」

我不覺驚奇地叫出聲來。機器製圖機的發明者也明明寫着「載湯尼」的名字呀？

我感到一陣暈眩，這種事怎麼可能發生呢？

健忘症

經過一會兒後，我總算恢復鎮定。

我拿起話筒，打一通傳真電話給林安博士，他還很清楚地記得我。

「嗨！載兄。你看來精神很好嘛！聽說你一切都很順利是不是？」

博士邊看看我的辦公廳，笑嘻嘻地說。

「謝謝，託你們的福！」

我開門見山的告訴他，我心中的疑慮。

「博士。我想請教，一個人進入人工冬眠之後，是不是會患上健忘症？」

林安博士，偏頭想了一想：

「這很難說。不能說完全沒有，我也曾經看過這樣的病人。怎麼啦？」

「博士，我發現一些很奇怪的事。是關於我進入人工冬眠之前的。」

「怎麼奇怪呢？」

「好像我曾經做過我自己以爲沒做過的事。」

然後，我簡略地告訴他有關發明的這回事。

「就是說，本來你有意發明而未發明的事，實際上，又好像發明過，是不是？」

「是的。博士，所以我想我可能患了健忘症。」

林博士點頭說：

「我曉得啦！你最近有空時，來醫院裏一趟，我有一個很有名的精神分析專家朋友，我介紹給你。他能夠使用催眠術，使你想起過去的任何小事情。」

「謝謝博士。那麼我盡快地找一個機會去看您。」

我掛上了傳真電話。然後，又茫然地坐在桌前。

就在快下班時，詹美打室內傳真電話說：

「湯尼，你怎麼啦？看來臉色不大好，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嗎？」詹美很擔心地說。

「嗯，有一點，對啦，詹美，今晚跟我一起吃飯好嗎？我有些事想跟你談談。」

「好哇！我下班就去找你。」

下班後，我們一起在附近一家餐廳裏吃晚飯時，我拿出專利局寄來的設計圖和文件給詹美看。

詹美也着實被這件事嚇了一跳。

「咦！原來那兩樣都是你發明的啊！你真是一個偉大的天才。可是我怎麼從來沒聽你提起過呢？」

「當然啦！因為連我也不曉得這件事。」

「連自己發明的東西都不曉得？」

「嗯，這是有原因的。」

我把這件事的始末詳細地講給詹美聽。

「所以機器製圖機絕不可能是我發明的。除非我患了健忘症。」

「呃，原來是這樣的。」詹美很同情似地點點頭。

「詹美，你想我應該去看精神分析醫生嗎？」

「這也很難說。當然他說你患了健忘症就什麼事都解決了。但結果是相反時，這個謎就絕對無法解開了。而且你恐怕……。」

「恐怕會發瘋是不是？」我不覺打了一個冷顫。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最好還是不要深究，隨它去算了。」

但是我堅決地搖頭說：

「不！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一定要想辦法解開這個謎，不然我也會發神經的。」

我用力地敲一下桌子。

「啊！我正希望有時間旅行機這種機器，當然那只是科學幻想小說上的玩意兒。如果真有這種機器，我將返回三十年前的過去世界，親自查查這個問題了。」

詹美靜靜地凝視我一會兒，終於開口說：

「不是幻想，實際上真有這種機器。」

「你說什麼？」

我緊抓住詹美的手叫喊。

詹美滿臉困惑的說：

「糟啦……這是不能說出來的。」

「可是我已聽到了啊！詹美，你趕快講給我聽嘛。」

詹美顯得很為難地說：

「但是……這是軍事機密呀！」

「現在已不可能再發生戰爭了。告訴我也沒關係，拜託拜託！」

「呃……這叫我怎麼辦呢？」

詹美左右為難地低頭沉吟起來，經過一陣沈默後，他終於抬頭說：

「好吧，我說好啦。但是湯尼，我先警告你，那種時間旅行機，對你並沒有多大幫助的。你失望了，我可不負責噢！」

「沒關係，你儘管說吧！」

「好！那麼我告訴你。事實上，時間旅行機早在七年前就完成了。」

下面就是詹美告訴我有關發明時間旅行機的經過。

時間旅行機的秘密

那是在詹美大學畢業後不久，曾在物理學家杜俊博士的研究所當一名助手。

杜俊博士是一個與衆不同的學者。由於他固執和暴躁的脾氣，使他在大學裏頗不得人緣。尤其是那一年，他因爲錯過諾貝爾獎金的得獎，脾氣更是壞透了。

詹美每天都小心翼翼地工作，惟恐惹他生氣。

有一天，當詹美來到研究所時，碰到杜俊博士與平常完全不同，彷彿有什麼大喜事似地顯得很高興。

「奇怪，倒底發生了什麼事？」

當詹美正在那裏猜測的時候，杜俊博士笑嘻嘻地對他說：

「詹美，我讓你看一件很有趣的實驗。你有沒有兩個一元銀幣？」

詹美馬上從口袋裏掏出兩個銀幣交給博士。

「好，你現在就在銀幣上，用刀子做一個明顯的記號。」

詹美莫名其妙地照他的吩咐做了記號，然後被杜俊博士帶進最裏面的一個小實驗室裏。那是一向不准別人進去的地方。

那裏面有一種奇奇怪怪的裝置，一邊有天秤似的臺，而另一邊卻排列著許多發電所的電錶似的控製盤。

「你把銀幣放在臺上。」杜博士說。

詹美就把銀幣放在上面，博士走到控制盤前。

「詹美，你現在好好地注視銀幣。好！一、二、三！」

博士拉了一下開關。剎那間，周圍昏暗了下來，過了一會兒，才又恢復了光明。

然而臺上的兩個銀幣却早已不知去向。

「咦？」

詹美驚奇地到處尋找，但連銀幣的影子都沒有。

杜俊博士得意地笑着說：

「你找找你的口袋。」

詹美照他的話，把手伸進口袋裏——

沒有想到剛才放在臺上的銀幣之一，却出現在口袋裏。看那刀刻的記號，明明是剛才失去的銀幣無疑。

「可是，我剛才的確放在臺上的呀？」

「你不懂這個簡單的道理嗎？這一枚銀幣是旅行到過去的。當然會從你的口袋裏出來了。」

「那麼，另外一枚呢？」

「再過十五分鐘就會出現在臺上。」

「對了，博士是……發明了時間旅行機，是不是？」詹美大聲地叫起來。

杜俊博士得意洋洋地說：



「是啊！這表示我是一個偉大的天才，你等着瞧吧！明年，我非以這個研究，輕而易舉地拿到諾貝爾獎不可。」

十五分鐘後，另一個銀幣也出現在臺上，實驗是完全成功了。

從此以後，杜俊博士還繼續不斷地實驗，在試驗土撥鼠時也成功了。土撥鼠是一隻被送回過去，而另一隻被送到未來去了。

「爲什麼一定要兩隻呢？」

詹美有一次好奇地問他。

「保持平衡嘛。」

杜俊博士的表情好像是說，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也不懂。

「把其中的一個送到未來；另外一個則送到過去。這是我這時間旅行機的秘密。」

「嗯，是這樣嗎？那麼您知道那一邊是過去，而那一邊是未來吧？」

杜博士一聽我的話，忽然不大高興地說：

「就是還不知道才討厭，不過只要大規模地加以研究一定不難解決的。現在只是研究資

金不足而已。」

不久之後，杜俊博士把這個研究拿到國防部請求供給資金。國防部方面對這項研究很感興趣。不但立刻拿出巨額的研究費，並指定這項研究爲軍事機密而給予嚴密的保護。但無論如何杜俊博士還是無法確定那一邊是未來還是過去。這項研究終究無法達到實用的地步。

詹美最後說：

「因爲這種時間旅行機，一定有一邊會進入未來，換句話說，就是有一半只好浪費了。需要一個師的援助時，只好派出兩個師的軍隊。雖然因而戰勝，損失也未免太大了。所以國防部方面，最後認爲不實用而宣佈放棄。」

然而，我還是不放棄希望。

「這麼說，杜博士從來沒有用人做過實驗嗎？」

詹美想了一想才說：

「不，只有一個男人志願參加這項實驗。」

「結果怎樣？」

「這個男人和杜博士進去實驗室後，從此沒有人再見到他。」

「怎麼搞的呢？」

「天曉得。」

「我想，這個男人不是跑到未來，就是回到過去。只是去得太遠了，終於弄得無法再回來。」

我忍不住，瞪着詹美的臉看：

「詹美，你看我能不能利用這種時間旅行機回到過去？」

「不行！」

詹美大聲地吼道，幾乎嚇我一跳。

「爲什麼呢？」

「說不行就是不行！」

「你告訴我理由總可以吧！」

「理由最少有四個。第一，你並不能確知自己究竟將跑到過去或未來。假使跑到三十年後的未來世界，你將怎麼辦？」

「等那個時候再說。我還不是利用人工冬眠來到這三十年未來的世界啊。三十年後的世界，可能還更有趣也說不定。」

「假使那是三百年的未來呢？杜博士的時間旅行機常常會發生毛病，往往把實驗的東西，送到意想不到的未來或過去。這是第二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呢？」

「杜博士的研究所是在一九八〇年完成的。在蓋這研究所之前，這一帶是一片松樹林。你想去的是比那時早十年前的一九七〇年是不是？假使你的身體撞到松樹，豈不將炸得粉身碎骨了？」

「可是——在那個研究所附近，曾有過大爆炸了嗎？」

「沒有。」

「那麼，我不會撞到松樹的。假使我在三十年前撞死，我現在怎麼可能還活着？」我得意地說。

但，詹美卻只管搖頭說：

「不是這樣。你沒有爆炸而能活到現在，只是因你沒有坐時間旅行機旅行到三十年前的緣故啊。」

這次，我確實沒辦法反駁他了。詹美高興地繼續說：

「還有第四個問題。假使你沒有發生事故，不安地回到三十年前的世界，你將用什麼方法回到現在呢？」

「那當然用人工冬眠啊……。」

「可是你要人工冬眠也需要三十年前的錢，你打算從那裏弄到這些錢？現在不管你怎麼找，也不可能找到三十年前的錢，對嗎？」

這一下又把我難住了。

無論你拿多少現在使用的錢去過去，不但不能使用，一不小心說不定被誤為偽造貨幣，還得被捉去坐牢哩！

事已至此，我只得豎起白旗投降了。

「詹美，我明白了。你說得對，時間旅行機的確不可能對我有什麼幫助的。」

杜俊博士

其實，我對有關時間旅行機這回事並沒有完全忘懷，我愈努力想把它遺忘，愈是時時刻刻想起它。

在我腦海中，反覆檢討詹美所說的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不能確定飛到過去還是未來，這只好聽天由命了。

第二個問題：對於時間旅行機不大正確這一點，也是無法防備的事。只能祈禱上帝而已

第三個問題：關於有爆炸危險的問題，沒有親自試過，也是一件事先無法預料的事。

第四個問題：有關錢的問題，經我多次絞腦汁的結果，總算解決了。我決定隨身帶一些黃金去。

從一九九〇年發明人工煉金以來，黃金的價格已一落千丈，由一公斤幾千美元，跌到僅

僅八十美元左右。

因此，只要盡量多帶一些黃金拿到那邊再設法賣出，就不怕沒有人工多眠所需的一切費用了。

這些問題既然大部份已解決，下一個步驟就是確定杜俊博士是否仍然活着，而且是否還繼續在那個研究所工作。

結果令我非常滿意，杜俊博士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仍舊在研究所工作。我打聽到這些消息後，再也無法等待下去了。

幾天後，我把銀行裏的全部存款提出來，買了幾十公斤金絲。買金絲的原因是它可以拿來綑在身體上，便於携帶的緣故。

我開始朝着位於哥羅拉多州杜博士的研究所出發。我怕儒美會阻止我，乾脆不告而別了。

來到哥羅拉多的普達市，我先走到杜博士經常去的酒吧。不必別人介紹，我一眼就認出杜俊博士。他看來很像一個兇惡的壞蛋頭子，並且已喝酒喝得醉醺醺地，是一個令人厭惡的

糟老頭。但是，現在不是計較好惡的時候。我故意走到他的身旁，一時想不出應如何對他開口。

就在這時博士回過頭瞪我一眼，忽然把眼睛瞇成一條線對我說：

「嘿！又碰到你了。」我不禁嚇了一跳。

「你是聽過我講課的哥羅拉多大學的學生吧？」

「不，不是……。」

我真感謝博士把我看錯當做另外一個人。

「不過，我一向很敬仰您的，我一直希望僅僅一次也好，能受教於像您這種偉大的科學家。」

杜俊博士，看來是一個很喜歡奉承的人，一聽我這麼說立刻高興得滿臉縐紋。於是我們像十幾年來老朋友似地暢談起來。

我提出我心中老早預備好的計劃，以便引起博士的高興。

「杜博士，老實告訴你，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現在正在計劃在我們的報上，連續刊載

『被遺忘的天才』的專題報導。』

「嗯？」

「我認為杜博士就是其中一位最偉大的天才，您曾經擁有那麼多令人讚佩的成就，卻沒有得到諾貝爾獎，那是不公平的。」

「嗯……可以這麼說……。」

杜俊博士看來更加地高興。我接下去說：

「所以我計劃這篇報導的頭一篇，就寫您所發表的談話，您看，能不能對我說些什麼嗎？」

「呃……不過，這樣恐怕不大方便吧？看來好像是我自誇我自己是一個天才。」

聽他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我知道他一定很願意，只是不好意思一口答應而已，果然不出所料，經我再拍他幾句後，很快的就答應了。

從此以後，我開始每天都上杜博士的研究所做每日約兩小時的訪問。

博士的談話，幾乎是千篇一律全是他的自誇和吹牛，而且還夾雜著許多深奧的物理學公

式和計算，每天忍耐着洗耳恭聽他這類談話，可算是够受的了。

終於有一天，他談到詹美擔任助手的時代，我乘機問他：

「博士，據說你那時候，研究一種絕對可以爭到諾貝爾獎的主題，只因軍部的命令而作罷，這種傳說是真的嗎？」

杜博士顯然嚇了一跳，睜大了眼睛注視我說：

「你在那裏聽到這種事？」

「是在……不，我是說那個……。」

我險些說出詹美的名字來露出馬腳，趕緊打住了。

「我不久之前，去國防部採訪的時候，聽一位高級將領提到這件事。」

我故作神秘，降低聲音在他耳旁說：

「據他說，這是有關時間旅行的一項研究。他還說，如果這項研究完成，您將變成愛因斯坦……不，超過愛因斯坦的大科學家哩……」

「嗯……」

博士不禁沉吟起來。

但是這一天的談話，只到此爲此，並沒有再發展下去。

衝入時間之中

既然已把話題扯到這問題，接下去就好辦得多了。我每天請求杜博士，再進一步地告訴我有關時間旅行機的事。經過一星期的堅持，博士終於被我的熱心所動，容許我進入放置時間旅行機的實驗室裏。時間旅行機就像詹美所告訴我的，很像一個天秤，一邊還有不少電錶和操作盤。

我請求博士讓我看看實驗，起初他完全不理我。

「哼……原來那些傳說是有根據的。」

我故意讓杜博士聽到我的自語。如我所希望的，博士聽到了我的話。

「什麼傳說？」

「就是這個……說您的時間旅行機並不能正確的操作。」

「那裏有這種事！」杜博士馬上很生氣地叫起來。

「好！我就讓你看看是不是正確。」

他做給我看的實驗也是兩個銀幣的實驗。當然實驗是成功的，時間也完全正確。

「怎麼樣？」博士得意洋洋地說。

我假裝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我最艱難的工作還在後頭哩。

「杜博士，銀幣的實驗完全成功了。可是大一點的東西，不知怎樣？」

「大的和小的，還不是一樣？」

「那麼，請您把我用時間旅行機送去旅行一趟怎麼樣？」

杜博士呑下一口口水才說：

「那不行！」

「爲什麼呢？」

「不管爲什麼，說不行就絕對不行！」

「哦……原來是對人無效啊。」

「什麼！」

「像人這麼大的就不生效是不是？」

「渾賬！那有這回事。」杜博士大聲怒吼，「不管是人還是火星人，還不是完全一樣！」

「那麼，爲什麼不讓我試試看呢？我回來才好寫經驗談嘛！」

「你已經看過銀幣的實驗就行了。」

「只是銀幣，親眼看到的我，當然是會相信的。但是讀報導的讀者們，恐怕認爲您用的是變魔術的手法。」

「渾賬！給我閉嘴！」

「那麼，就讓我去吧。」

杜博士幾乎要說出「好！」來。但，到最後關頭，終於忍住了。

「載先生，不行哪。我老實告訴你，很早以前，我曾經做過人的實驗，結果使我非常懊悔。」

我知道他談的就是詹美曾提到的那個人，我裝着完全不知道這一回事。

「怎麼樣？難道實驗的人死掉了嗎？」

「怎麼會死掉？別亂講。」

「這個人是某中學的科學教師。因為他太熱中於時間旅行，一直請求我，最後我拗不過他，終於答應了。他希望能夠旅行到很遠的未來。所以我讓他坐在實驗臺上，按下電鈕……。」

「結果怎樣？」

「我那裏曉得？不是跑到五百年前的過去就是五百年後的未來就是了。我只記得這個男人的名字叫做利奧奈德．達文西。」

「呀！那……那個……」

我驚得跳起來說：

「那個人可能就是十五世紀的天才利奧奈德．達文西啊！」

「大概就是他吧！」博士很傷感地說。

「我的實驗是成功的。可是這個希望去五百年後未來世界的人，如果我反而把他送到五百年前的過去世界，他豈不恨我一輩子？只要我想到這裏，我的心就難過得不知怎麼辦才好。」

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但這時絕不能氣餒。

「杜博士，我並不需要那麼長期的。」

「不行啊！何況要使用機器旅行機，非有強大的電力不可。這是需要政府許可的。」

這時，我開始了我最後的計劃，雖然心中未免覺得對不起博士。

「我總算明白了。博士，我絕不再勉強你。只不過你能不能讓我實地演習一次？」

「演習？」

「是的。就是做得完全和眞的一樣。讓我坐在臺上，您假裝按電鈕，那麼我就根據這個經驗寫我的經驗談好了。」

「呃……好吧！」他總算勉強答應了。

開始的時候，先仔細的量我的體重，爲了不用兩個人，另一邊是利用同重量的鐵錘來代替。這麼一來，就可以減少多浪費一個人，但究竟那一邊去未來，那一邊去過去，這是事先無法確定的事。

鐵錘已放在臺上，我也爬上臺的另一邊。

「你假設要旅行多遠？」

「隨便好了，就定在三十一年加三個禮拜前怎樣？」

「好，三十一年加三個星期。」

博士，嘴裏念念有辭地說着對好字盤。

「到此爲止，已完全準備好。只等通電和按電鈕而已。」

「能不能先通通電？不然的話，我一點也不感到已坐在時間旅行機上呢！」

「好吧！不過只試一會兒就下來。」

博士講到這裏，拿起聽筒打電話通知了變電所。

不久，時間旅行機與傳來一陣低沉的震動聲，電錶內的針開始很快地轉動，紅色的信號燈也亮起來——時間旅行的準備可說完備了。

「怎麼樣？這一下，你總算滿意了吧？」

然而，我開始了最後的激將法。

「這以後，將怎樣？」

「不會怎樣。除非我按下電鈕。」

「對啦！我本來就覺得有點不對勁嘛。」

「什麼？」博士繃起眉頭。

「我說，本來我就懷疑這架機器，是不是真能夠開動？」

「什麼？你這個傢伙……」

博士的臉，由於激怒而扭曲了。

在這最後的緊要關頭，我繼續下去：

「博士，到現在我才坦白告訴你。我從頭開始，就沒有寫這種報導的打算。事實上，我並不相信你的什麼時間旅行機。不但是我，鬼才相信這一套？本來就是一種詭計嘛！」

博士的臉漲紅得像地獄的紅鬼。

「給我滾出來！你這個大渾蛋，



我要好好地揍你一頓！」

他的憤怒，使我感到有些不安和恐懼，但是使他大發脾氣原來就是我計謀的重要部份。

我開始說最後的話。

「哼！我才不怕你生氣，你這個老傢伙，反正是冒牌的。如果你不服氣就按一下電鈕看看？」

剎那間，盛怒下的杜博士毫無考慮地抓住開關的電鈕，用力地按了下去。

第三章　機器人時代

日光浴俱樂部

我彷彿掉進一個無底的深淵。

「救，救命哦！」

我拼命的喊叫，但都沒有聲音出來。我從心底裏湧出悲傷的感覺，我會撞到松樹林而粉身碎骨嗎？……還是繼續不停地掉進地獄之中？……

一瞬間，我的身體被用力地撞到地上。

眼前冒出一陣火花，我躺在地上，全身不能動彈，只有痛得不斷地呻吟。

忽然有人問我：「咳！你究竟是從那兒來的？」

我趕緊睜開眼，剛好看到一個男人正在注視我。

這個人看來約有四十歲左右，體格魁偉，並且顯得很有教養，他睜大了眼睛，驚奇地望

着我。在他身邊，站着一個較年輕的女人，一副溫柔賢淑的模樣，驚訝地俯視着我。

我勉強坐起，搖一搖頭才睜開了眼。所看見的仍然是他們兩人的臉。

「啊—。看來我還是弄錯時代了。」

我深深地感到失望。因為這兩人的身上除了一件短褲之外，全身都是裸露的。

從前，在我住過的一九七〇年時，人們總是穿上整齊的服裝，連我剛離開的二十一世紀的世界，雖然穿得怪一點，但還是穿得好好的。並沒有人像這兩個陌生人，身上只穿一件短褲。

「杜博士的時間旅行機大概不正確吧？這究竟是什麼時代呢？」

我望着這個男人的臉說：

「請問這是什麼地方？」

他不高興地反問我：

「你先回答我的問題。你究竟從那兒來的？看不出你是從天空掉下來，也不像從地下冒出來的。」

「算了吧，別盡問他了。你看這個人不是受傷了嗎？我看他臉色好壞噢！」旁邊的女人，以溫柔的語氣說。

「嗯……喂！你能不能站起來？」

我試着站起來，只覺得全身一陣酸痛，但總算勉強站好了。大約並沒有什麼地方骨折吧。

「請告訴我，今天是幾號？」我再度問他。

「三號。」

「幾月三號？」

「喂喂！當然是五月啊！你這個人也真怪。」

「五月嗎？那麼……是幾年的五月？」

這個男人很驚訝地看着我。我抓抓頭皮解釋說：

「因為我的頭部撞得很厲害，弄得什麼都搞不清楚。現在究竟是幾年呢？」

這一對男女面面相覷地相互望了一會兒。女的才很同情我似地開口說：

「現在是一九七〇年。」

「一九七〇年？」我大聲地驚叫起來。

「可、可是你們的服裝……」

我這麼一說，他們兩人又互望了一會兒，女的終於忍不住噗嗤一聲笑出來。

「我們是在這裏日光浴的呀！當然沒穿衣服了。」

「日光浴？」

「對啊！這裏是田巴市的日光浴中心，只有會員才可以進來的。我希望你給我們一個合

理的解釋，你究竟爲什麼會突然從這裏冒出來的？」

新朋友

我默默地注視他們。看來這兩個人都是很善良的人。我眞希望把眞相告訴他們，可是怎麼能夠使他們相信這是事實呢？萬一他們相信了我的話，那也不免引起極大的麻煩。恐怕將使全世界的人爲這件事大大地震驚一番吧。

「乘坐時間旅行機從未來飛來的時間旅行者！」

無疑的，所有的大報上，一定以這種大標題大登特登我的消息。電視、廣播也將整天追蹤我、訪問我。

學者們要我從頭到尾反覆敍述一切經過和二十一世紀的各種情形；而醫生們也捉住我忙着做各種檢查。不把我整慘才怪哩！

此外，我此次回來的目的是爲了調查我沒有發明的機器製圖機和機器僕役，爲什麼變成我的發明這一點疑問。那麼一來，盡量不引起別人的注意，才是最重要的了。

因此我只搖搖頭說：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記得昨天我在大洛杉磯。」

「你說大洛杉磯？」

「不，不，我說錯了，我是說洛杉磯。」

我連忙糾正過來。大洛杉磯是二〇〇〇年時洛杉磯的名字，我險些露出馬脚來了。

「後來，怎樣呢？」

「我也不清楚，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了。只記得乘過自動道路，看過四次元電影……。」

說到這裏，我發現他們兩人很詫異地注視我，我想糟糕，這一下又說溜嘴了。

「自動道路」和「四次元電影」在一九七〇年時是還沒有發明的，我幾乎忘記這一點，趕緊警告自己：

「說話可要特別小心才好，不然被人家誤認爲是神經病就糟了。」

因此我趕快改口說：

「只感到一陣天旋地轉，我就一下子被拋到這裏來了。」

「他的故事眞有趣極了。簡直像科學幻想小說嘛！」女的對他丈夫說。

「嗯，眞奇怪。」男的以不可思議的眼光注視我。

「你穿的這一身衣服也眞怪，你是在馬戲團裏當小丑呢，還是正好參加化裝舞會？」他指着我的衣服問。

對啦，我幾乎忘了這一身服裝，在一九七〇年的人眼中，將顯得多麼滑稽可笑。我想，無論我怎樣解釋，只是浪費口舌而已，絕不可能使他們明白的。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爲什麼穿這種怪衣服。我一點也沒有記憶。」

爲了避免再被問，我突然抱頭叫：

「哎呀！我的頭痛死了。我覺得很不舒服……。」

那位太太聽我這麼說，很擔心地俯身看着我的臉說：

「約翰，怎麼辦呢？是不是我們應該趕快把他送去醫院？」

「對啦，珍妮，麻煩妳跑一趟，把醫生找來好嗎？我就在這裏看顧他好了。」

「好，我馬上去。」

就在太太起身急忙要走的時候，她的丈夫叫住她：

「你最好別對人講有關這位先生的事。因爲他所講的話很特別，有人知道的話，一定會好奇地跑來看他。我想，還是對別人說是我們的客人比較好。」

「好吧，我也這麼想。」

她匆匆地走了。

男人回頭對我說：

「在醫生來這裏以前，你最好先把這身衣服脫下來，免得引起醫生的懷疑。看來也像日光浴俱樂部的會員。」

「是、是的。」

我嘴裏雖很快地回答，但事實上感到很爲難。因爲我在衣服下藏着當時值幾萬美金的純金絲呀。假使被發現了，不知將引起怎樣的誤會哩！

「對不起。」

我對他這麼說一聲後，躲進草叢裏脫下衣服，然後把純金絲用衣服包起來藏在裏面。這麼一來，就不容易被人發現了。

當我從草叢裏出來時，那個人凝視着我的臉說：

「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我叫載湯尼。」

「我是沙約翰。當律師，我的妻子叫珍妮。」

「你好！」

我們握了一下手後，約翰問我：

「在醫生來以前，我還是再問你一次。你究竟是什麼人？從那裏，怎麼來到這裏的？」

「我剛才不是已經告訴你了嗎？就是那麼一陣搖動，以後的事，我一概不記得。」

我說到這裏，沙約翰堅決地搖頭說：

「不！這些話，我可不能相信。湯尼，我是學法律的。不合理的事，我是從來不會相信的。」

他正視我，繼續說：

「你的確突然出現在我們眼前。而且連自己在那裏和今天是何年何月何日也不清楚。還穿着一身奇裝異服，不過，我希望你坦白地告訴我，除非你給我合理的解釋，我是無法幫助你的。」

「嗯……。」

我一時不知怎樣回答他。我回望他那誠懇的眼睛，實在不能再對他隱瞞下去了。

「既然如此，我只好告訴你事實吧！但是只怕你無法相信而已。」

「你就說說看好了。」

「好！我告訴你，我是從二〇〇〇年的未來世界，乘坐時間旅行機來的。」

約翰瞪大眼睛怒視我。「胡說！不要亂扯！」

「所以我早就說你不會相信嘛！」

「什麼時間旅行機？這種荒唐的事，誰會相信！」

「那麼，你怎麼解釋我爲什麼會突然出現？爲什麼不知道自己在那裏？也不知道日期？而且爲什麼穿這種怪服裝？」

約翰縐一縐眉頭。

「我以爲……你突然出現，可能只是眼睛的錯覺而已。其他的事嘛，只要你想朦混，那還不是很容易的事。」

「好吧。那麼你再看這個！」

我從提在手上的衣服裏，露出一段純金絲給他看。約翰伸手摸了一下，跳起來驚叫：

「這不是純金嗎？」

「是啊！」

「你從什麼地方弄來的？難道你是走私集團的人，還是間諜嗎？」

「當然不是。」

「那麼，這是那兒來的？到處都買不到這種金絲啊！」

「當然是買來的。不過是在二〇〇〇年未來的五金行。」

「五金行？」

「是啊！在二〇〇〇年時，金價已一落千丈，因爲那時已可以用人工大量地製造黃金。」

約翰瞪大了眼睛，把玩着純金絲，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怎麼樣？現在總可以相信我是從未來世界來的時間旅行者了吧？」

沙約翰沉默了一會兒，才慢慢地搖頭說：

「不，老實說我還是不能相信。人類怎麼可能在時間中旅行？那是絕不可能的事，當然我也不信有時間旅行機這種東西。」

「你看，我來到這裏，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

「假使我要相信時間旅行，倒不如相信你是那一國派來的間諜，或是走私者，而只是利用一種特殊透明的裝置偷渡到這裏，來得合理多了。」

「那麼，你打算怎樣？把我交給警察嗎？」

約翰搖頭說：

「不，你是我們的客人，我絕不會這樣做的。」

「你是說……？」

「我雖然不能相信你所說的話，但是我仍然相信你的為人。無論如何，你看來並不像一個做壞事的人。所以，今後我不再問你，你是如何出現的。我只歡迎你和我做朋友。」

沙約翰說完，再一度緊緊地握住我的雙手。

製造機器僕人

我就是這樣平安地返回一九七〇年的世界。沙夫婦倆真是一對和善、親切的人。

在日光浴俱樂部裏逗留二、三天後，我隨着沙夫婦倆來到他們的家。那是因為他們熱誠地邀請我，要我在情緒安定之前，暫時住在他們家的關係。

這對我來說，真是求之不得的事。因為我的身上，沒帶半毛一九七〇年代的錢，如果我不被招待在沙家，那麼不僅沒法住進旅館，恐怕連一片麵包都沒得吃了。

我一來就遇到像沙夫婦這樣的大好人，可說是老天幫忙我。不僅如此，約翰還幫我處理不少麻煩的事。譬如，我所帶來的那些純金絲，他也幫我拿去賣掉了。我因而拿到一筆可觀的一九七〇年代的錢幣。

「謝謝你！約翰，我真不曉得怎樣感謝你才好。」

我從心底裏對他感激萬分。

這麼一來，資金已準備好，下一步就是進行我回來的目的——調查機器僕役和機器製鬪

機的發明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必須先去洛杉磯一趟。

「我今天走呢？還是明天再走？」

有幾天工夫，我一直猶豫不決。好像心裏很不希望就此離開沙夫婦倆，而獨自去那遙遠的洛杉磯市似地。

這時候，我忽然有一個想法。

「機器僕役曾經是我做得只差一點點就完成的東西。我既然回到這一九七○年來，乾脆把它做好算了。對！就這麼辦。」我想到這裏，一分一秒也不願耽擱，馬上請約翰替我在外面租了一間小房間，不出幾天就搬過去。

忽然，把製圖臺裝好，圓規、三角板以及簡單的計算機等統統準備妥當。

「哦，原來你還是製造機器人的工程師呀？」

約翰看到我準備的這些東西說。

「是啊！」

「現在準備造什麼？」

「等着瞧！馬上就曉得了。」

我立刻展開工作。

這時的我，尤如沙漠中垂死的人，忽然找到綠洲似地興奮極了。我的腦海裏，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完全沒有其他的念頭。然而，就在機器僕役的設計圖，還沒有完成一半時，有一天晚上，我把圓規和三角板，用力地丟在製圖臺上。

「不行！使用這種原始的用具，進度未免太慢了。啊——這時候，有一部機器製圖機該多好！」我對自己說。

但是，現在只是一九七○年。當然不可能找到一家製造製圖機的公司。

「咦？對了！」

我不覺重重地拍了一下膝蓋。

「我先造機器製圖機，然後再利用它來設計機器僕役不就行啦！我過去怎麼沒想到這一點？好，立刻開始吧！」

我暫時收起機器僕役的設計圖，開始了機器製圖機的設計。很早以來，製圖機的構想已早在我的腦海裏，經過這些日子來的思考，當然一試即成了。

設計既成，我就到幾個工廠去訂做一些零件，將它安裝起來，第一架機器製圖機就完成了。我試用的結果，情況非常良好。

「好，下一個是機器僕役了。」

我精神百倍地開始機器僕役的設計。我想這一次的設計是運用機器製圖機，一定能夠很迅速、順利地完成了。

但，等到實際着手去製造時，卻發生一些阻礙，使得工作一度緩慢了下來。那是因為訂做零件的工廠，往往不能照我的設計做好它的緣故。

從前造機器僕役時，大部份的零件都是在自己的工廠造的。現在我又沒有工廠，就沒有這些方便了。為了不能按照預定的進度製造它，使我大發脾氣，晝夜不停地，連吃飯的時間也盡量縮短而只顧忙碌地工作。

因此，自然而然地把追查機器僕役的發明者這件事，完全拋諸腦後，忘得一乾二淨了。

※ ※ ※

就在我再度回到一九七〇年的世界工作的這一段時間內，我碰到幾件很奇妙的事。

例如，有一次我去城裏的百貨公司，採購零件的時候。

「嗨！湯尼，你不是湯尼嗎？唉！好久不見啦！」

我吃驚地回過頭一看，原來站在那裏的是一個我以前的朋友。我一時尷尬萬分，不知道怎樣回答他才好。對方似乎有點奇怪地問。

「可是湯尼，你在這裏做什麼呢？你不是跟麥克兩個人合作，在洛杉磯開一家機器人的製造工廠嗎？」

「嗯……是的。我有一點事來這裏……。」

「哦！是嗎？我也是一樣，不過太偶然了，我今天回到洛杉磯後，要馬上打一個電話告訴麥克，我在這裏碰巧遇見你的事，他一定會很感驚奇的。」

他的話，把我嚇得臉色都白了。目前，在洛杉磯市，還有另外一個我——就是去人工多眠之前的我在那裏。

如果麥克和另外一個我，一聽到在田巴市還有一個我，不把他們嚇壞了才怪哩！或者說不如乾脆趕來這裏查一個究竟。

我碰見我自己，這是多麼奇妙的事呀！說不定我會發瘋的。

我慌忙告訴那個人：「不，請你可別告訴麥克我在這裏。因為我並沒有請假，只是偷溜出來的。拜託，拜託！」

「原來是這樣啊！」這個人笑嘻嘻地又說：

「我知道了，你開小差了是不是？」

「就是嘛！所以請你多多包涵。」

「好吧！我不講就是啦！不過今晚要你請客。」

「那不成問題。一定！一定！」

就這樣，我請了一次客，而得以消一次災了。

另外有一次奇特的遭遇，那就是我碰到杜俊博士本人。

那時候，為了吃晚餐，當我走進田巴市的一家餐廳裏，坐下來獨自用餐的時候，就在我旁邊的座位上，有一個學者模樣的人坐了下來。

我無意間，看了這個人一眼，嚇得差一點跳了起來。因為他不是別人，是杜俊博士啊！我以為杜俊博士會馬上抓起刀，又來攻擊我。我只得盡量壓制自己，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好怕的。因為這時候的我，並沒有做什麼對不起他的事啊！

我用激將法，故意使博士在盛怒下，按下時間旅行機的開關，那是二〇〇〇年的事。在一九七〇年的杜博士，當然不知道三十年後將發生的事情。不但如此，這時，我和他，連一面之識也未曾有過。

想到這裏，我逐漸壯了膽子，於是對杜博士輕輕地點頭表示敬意。



一九七〇年的杜博士，當然仍是年輕而充滿自信，是一個儀表堂堂的學者。

「咦，你是誰？大學的學生吧？好像聽過我的課是不是？」

這不是跟他在二〇〇〇年碰到我是所講的話，完全一樣嗎？這一刻，我恍然大悟，當時杜博士說他曾見過我的原因何在了。因為我來到一九七〇年的時代時，就曾碰見過年輕時的杜博士啊！

我趕快藏起驚奇的表情回答他說：

「不，先生。不過我是一向崇拜你的。」

杜博士笑了一下說：

「你以為我是電影明星這一類的人嗎？」

「不是。我知道你是現代物理學界，最傑出的學者；也是諾貝爾獎金候補的杜俊博士。」

杜博士又苦笑了一下：

「真謝謝你。不過我並不像你所說的那種偉大的學者。只是正在努力研究的人而已。」

這時的杜俊博士。是個這樣謙遜而穩重的人。我心中充滿了悔恨，因為將來的我，會加於這麼好的人身上無限的痛苦。想到這裏，我心裏難過極了。

在我進入二〇〇〇年的世界後，曾經治療過一次蛀牙；但是回到一九七〇年的世界，這顆牙齒又開始痛了。疼得沒辦法，我只得再去找牙科醫生，當這牙醫師，望了我的嘴裏一下，驚奇地大叫：

「哇！不得了，你這牙齒是在那裏治療的？」

「當然是二十一世紀的醫學中心……啊……。」

「你說什麼？」

「不，是在印、印度。是當做實驗的。」

「印度？沒想到印度在牙齒治療方面這樣進步。你知道是怎麼做的嗎？」

「我怎麼曉得這種事？我是患者並不是醫生呀！」

「嗯。」

牙醫師顯然佩服得五體投地，趕緊拿出X光照相機來。

「請你讓我拍幾張照片可以嗎？這眞是一大發現！」

我心想，這一下可糟了。在一九七〇年的現在，傳入二〇〇〇年的技術總不是辦法。豈不將違及自然的發展？

「不行。醫生，請你趕快替我治療好，讓我回去吧！有很多事等着我哩。」

「可是——」

「求求你！假使你一定要照X光，我就回去了。」

醫生看我堅決的態度，只好放棄了。替我治療好後，仍依依不捨地看着我的嘴，我趕緊頭也不回地逃出了醫院。以後又碰上幾件意想不到的事。例如，感冒，在前面我曾提起過，到二〇〇〇年時，因感冒的細菌已死絕，一般人都不會患感冒了。但是我一回到一九七〇年的世界，立刻受到感染。鼻塞，喉嚨痛，咳嗽等，隔了三十年才再度患了感冒，使我感到痛苦萬分。

還有刮鬍子這件事。二十一世紀時，只要一星期塗上一次去鬚膏就不再長出鬍子來。但，在一九七〇年的世界，還得每天一大早起來刮鬍子，眞麻煩透了。我從沒有想到刮鬍子是

一件這麼麻煩的事。

二十一世紀的衣服是不怕水的，所以下雨時，並不需要帶傘。有幾次，我忘了自己已再度回到二十世紀來，以致幾次忘了帶傘衝到外面而淋得像一隻落湯雞。

此外，在二〇〇〇年時，每天一大早，就有自動配送機分送襯衫到每一家來，穿過後就往廢物收回機裏一丟就完事了。然而，現在卻要每天送洗，眞討厭。

還有，沒有自動道路，通常須勞動自己的一雙腿；街上的空氣不潔淨，滿是灰塵等等，不方便的事可多着呢！

我到這時，才深深地瞭解，三十年的歲月使我們的世界改善了許多。

永遠解不開的謎

我費了許多心血的結果，機器僕役也將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完成了。到這個時候，我才突然發覺能夠繼續留在這一九七〇年的世界的時間，已所剩無幾。

爲了回到二〇〇〇年的世界，我必須像從前那樣，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以前，進入人工

多眠狀態。

那麼，剩下的日子就僅有幾十天而已。這時，我心中很是着急。在僅僅兩個月的時間裏，不可能查清楚有關我成爲機器僕役或機器製圖機發明者的這件事。

「我眞是糊塗透頂，把千辛萬苦，乘坐時間旅行機回來這裏的目的，忘得一乾二淨了。」

我對自己糊塗到這地步，也只有嘆氣的份兒。

其實，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早已有人製造了。雖然把發明者寫成我，但，既然我本人沒有記憶，當然是錯誤的。現在又辛辛苦苦造它幹什麼？

再過兩個月，我即將返回未來的世界，如果過了這時期，我就永遠無法回去了，這世界上，將有兩個我個別地存在，這種情況未免太奇妙了。

「我這個人，怎麼這麼糊塗呀！」

這時候，我失望極了。難道沒有查出任何結果，空手而回嗎？我勉強振作起來。只顧後悔和責備自己，還不是於事無補？

「既然費了那麼多精神才能够老遠地趕回這二十世紀，我應該在離開之前，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才對。」

我想了一會兒，忽然想起沙夫婦倆來。

「對啦。我就把辛辛苦苦做好的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留給約翰和珍妮做禮物吧！這對他們一定有用處的。」

下定決心後，次日就請沙夫婦來我的公寓，然後介紹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給他們。

過去，我的工作，一直是對外保密的。連他們也不例外。所以他們這還是頭一次看到我所發明的東西。

「哎呀！好極啦。這個機器人，眞方便極了！」

珍妮看見機器僕役，一會兒烹飪可口的料理；一會兒洗盤碟，和很勤快地招待客人，讚不絕口，而約翰呢，他也對機器製圖機，佩服得五體投地。

約翰抱着胳膊注視輕按一下電鈕就會很快地寫好複雜製圖的機器製圖機，頻頻點頭稱讚不已。

「哇！眞是驚人的發明！湯尼，你眞是一個大天才哩！」

「謝謝你。」

「不過，有了這樣方便的自動機器，會不會產生很多失業者？」

約翰顯得有些擔憂。我搖頭對他說：

「不會的。你儘管放心，越是未來，這些瑣碎的工作越多，多到幾乎只用人類的雙手，做也做不完的程度。在今後二、三十年之間，世界上所有的公司裏都最少備有一架這種機器來代勞的。那時候的世界，非有這種機器人就簡直不能過活了。」

珍妮縐了縐眉看我。

「湯尼，你講得好有自信，簡直像你自己親自看到的嘛。」

「珍妮，眞的是我親自看到的。」

「什麼！」

珍妮驚訝地注視我，這時約翰才對他解釋：

「珍妮，我一直不敢告訴妳，其實湯尼一向說他是從未來世界來的時間旅行者，是乘坐

時間旅行機從三十年後的世界飛回到現在來的。」

「是嗎？」

珍妮睜大了她那一雙美麗的眼睛，端祥着我的臉：

「湯尼，你怎麼不早告訴我你是時間旅行者？」

「因爲……珍妮，我想我告訴妳妳也不會相信的。恐怕還以爲我是在吹牛或撒謊哩！」

「喊，怎麼會呢？」

珍妮更驚奇地睜大了眼。

「怎麼不會，妳不認爲時間旅行機這類事太荒唐了嗎？」

「不會的，湯尼，你不是乘坐那種時間旅行機來到現代嗎？那麼，當然有這種機器，也當然可以時間旅行嘛。這還不簡單。」

聽了珍妮的話，使我心裏非常感動。

傻珍妮，眞是一個心地善良的女性。由於她自己很誠實，她以爲別人所說的話也是完全可靠的，想來也的確是簡單明瞭的事。

「可是，湯尼，你為什麼回到過去來而不去未來呢？據我想，未來一定比過去更有趣而住起來也更舒適才對呀？」珍妮問我說。

「這是有原因的。」

「湯尼，假使你肯，你就說給我們聽聽好嗎？」

於是，我把過去的種種經過說給她聽了。

從最初發明機器女傭說起，談到苦心研究的機器僕役被麥克和貝爾騙走，以及他們強迫我去人工冬眠等等，然後，我簡單地告訴他們從人工冬眠甦醒後所發生的一切。

「現在，你們總該明白了吧？機器僕役和製圖機不可能是我所發明的，但記錄上却寫成我的名字，為了解開這個謎我才乘時間機器回到現在來，可是一到達現在後，我一時興起，並不急着去解開這個謎而只顧機器僕役和製圖機的製作，以致把寶貴的光陰荒廢掉了。」

我悵然地低下了頭。

「這個謎是永遠無法解開的了。在我回到未來後，我還得一直後悔這件事。」

阿拉丁機器人製造公司

「湯尼，你有這樣重要的事，為什麼不先做呢？」約翰好像很生氣地說。

「就是說嘛，我真夠糊塗。不過，我老早就想把機器僕人完成了。」我咬着嘴唇。

這時，珍妮突然笑起來，使我很感驚訝，同時也感到相當不愉快。

「珍妮，你笑我嗎？我當然笨得應該給人家笑的，但是我沒有想到你也會笑我。」

「可是實在太可笑了嘛。」

珍妮閃爍着雙眼說。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發明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的不是別人而是你呀！」

「那裏會是我。在一九七〇年的時候，我兩樣都沒做啊。」

「為什麼呢？現在就是一九七〇年嘛。而且你兩樣都已經完成了，不是嗎？」

「那是因為我乘時間旅行機回來才……。」

「就是嘛，你事實上並不是回來解開發明者之謎，而是回來完成這兩項發明的呀！」

「啊！原來是這樣。」

我到這時才總算恍然大悟了。珍妮所講的不是很合乎道理嗎？二〇〇〇年時的記錄上，把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的發明者變成我——載湯尼這件事，並不必把它想得太深奧了。那只不過是因為我乘時間旅行機回來把這兩樣完成了才有這種記載而已。

我一時只茫然地看着珍妮和約翰的臉。

「原來是這個道理。」

「對啦！」珍妮微笑着點點頭。

「湯尼，我眞替你高興，你的謎終於解開了。」

我緊緊地握住珍妮的手。

「謝謝妳，這完全是妳的功勞。」

然後我轉向約翰：

「眞感激你們兩位的幫忙。這麼一來，我可以放心地回去未來了。」

「可是湯尼，你這些機器人怎麼辦呢？不能把他放在這裏啊。」

「嗯。」

我考慮了一會兒後說：

「約翰，你是一位律師，所以公司經營方面，你一向很熟悉的。請你組織一個公司製造機器僕役和機器製圖機好嗎？」

「我？」約翰驚訝地叫。

「是的。因為我不久就要利用人工冬眠的方法回到未來，所以我自己沒有時間搞這些事。但是，就這樣放手不管的話，未來的機器人工業的進展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無論如何，一定要有人來經營機器人公司才行。我把它送給你，請你不要推辭。」

「湯尼，這可不行！」約翰搖頭說。

「為什麼？」

「你想想看。假使照你所說，這些機器人未來發展為大規模的產業，不是將變成幾千萬美元或幾億萬美元的財產嗎？」

「對啊。」

「我不能接受能賺這樣大錢的機器人。」

「可是，我這些日子來完全受你們兩位的照顧。如果沒有你們，我回到這個世界後，不知將變得怎樣，沒有珍妮提醒我，我連自己是發明者都不曉得哩。你絕對有資格接受我的禮物的。」

「不行哪，我不要。」

「約翰，你這個人也未免太固執了。」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就在兩個人互相堅持不下時，珍妮忽然從旁插嘴說：

「你們就這麼辦吧。在湯尼從人工冬眠醒過來之前，暫時由我們代管公司，怎麼樣？」

「對！這個辦法真不錯。就暫且這麼辦好了。我和你們各持這公司的一半權利，等在未來的世界碰頭時再把我的一半還給我。」

誠實的約翰還是嘰哩咕嚕的表示反對，但最後終於被我說服了。

「好，現讓我們來替我們的新公司取一個名稱吧！」

「嗯……就取我們兩人的姓，叫它載．沙機器人公司怎樣？」

約翰說。但珍妮搖搖頭表示異議。

「我覺得這種名字太普遍了，沒什麼意思。」

「那麼，妳想到什麼好名稱嗎？」

「等一等，讓我想想……。」

珍妮考慮了一下才說：

「我小時候，最喜歡天方夜譚這個故事。尤其是其中，那一篇阿拉丁神燈的故事，最使我嚮往。就是那個誠實的阿拉丁得到神燈而最後和美麗的公主結婚的那一段。我想把我們的新公司，就叫做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怎樣？」

「嗯，我覺得很有趣，湯尼，你呢？」約翰對我說。

我被這個偶然驚得目瞪口呆一時說不出話來。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就是在二〇〇〇年的世界裏，和機器女傭公司平分天下的機器人製造工業界的一大公司呀！

原來，這是命運老早就安排好了的。一剎時，我的心中，湧起一陣喜悅，緊緊地握住他們兩人的手，高聲說：

「當然啦！你們既然喜歡它，我當然是贊成的。」

重逢彼得

至此，我以為完了我的心願，現在起可以毫無牽掛地回去未來世界，但，在最後關頭我又想起兩件未了的心事。

其中之一，就是有關我的愛貓彼得的事。自從我在麥克家被貝爾打下一針自白劑以來，我再也沒有見過牠。

彼得並不是一隻易於接近的貓，所以和我分別後，絕不可能被別人撿去養的。我猜想牠大概已變成了野貓，牠那漂亮的一身毛也變得亂糟糟，天天過着悽慘的生活葬身荒野了吧。

我想到這裏，不禁重新燃起對麥克和貝爾的憤恨之火。

那最後一晚，彼得曾為我大奮鬥，奮勇地抵抗那兩個利慾薰心的大壞蛋。最少我也應去

看看牠最後一眼才對。於是，我決定就在這一晚到麥克家走一趟。

另一件未了的心事就是關於菲麗的事。

原來，在我進入人工冬眠的前一天，我是決定去看看菲麗的，但由於臨時發生意外才無法去看她。一向跟我最接近最要好的菲麗，一定對我的不告而別，感到意外和憤怒吧。現在，我在離開之前，也應該去看看她才對呀！於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三日，我上了飛往洛杉磯的飛機。

一到洛杉磯，我立刻雇一部計程車趕到麥克的家。在離麥克家有一段路的地方下了車，打發車子走後，才慢慢地走近。

麥克的坐車，就停在他家的門前。

我看了一下錶——。再過一會兒，另一個我——一九七〇年代的我，就要駕車來這裏了。

不久，遠方有兩道車燈逐漸接近，車子已在麥克的車後煞住。車燈熄滅了。這情景完全和二十年前絲毫不差。再過兩分鐘後，我急步走到車旁。

不錯！車是我的，那麼無疑地，這時，另一個我一定正在麥克家和麥克和貝爾談着話。

「我應該現在就進去呢？還是暫時躲一躲看情形再說？」

我考慮了一下。

「對啦！先把車子開到後門那裏，等一下出發時較方便些。而且，另一個我也不用車子了。」

於是我走進自己的車子。

車子的鑰匙已被另外一個我拿走了。但我記起，我經常另藏一把預備的鑰匙在貨箱裏。我立刻找到它，插進匙孔打開了煞車。

恰巧麥克家前是一段下坡路，所以我能夠讓車子不聲不響地緩緩滑下去。直到轉角處，我才開引擎把車子停在後面的車房前。

看到這間車房，我無意中想起了一件事。麥克是把我快完成的機器僕役藏在這間車房裏了。

「對！這是好機會。趁這個機會，我應該把機器僕役取回。好讓他們慌成一團。」

我立刻悄悄地接近車房。

車門是鎖著的，但是我用修車用的鉗子一扭，就弄斷了。於是，我輕易地走進車房內。完全符合我的想像，我的機器僕役就是被藏在那裏。上面蓋上一層帆布。

然而，機器人是很笨重的東西。以一、兩個人的力量是絕對無法移動它的。

「我應該先把它分解後，再裝進車子裏。」

在我的腦中，彷彿有人如此建議我，我立即着手照辦了。

自己苦心發明的機器僕役，不管那一個細節，當然都瞭如指掌。拿起鋼絲起子和鉗子，我毫不猶疑地開始分解的工作。

不一會兒工夫，機器僕役已分解成幾百個零件了。我把這些零件一一放進車子的後座。

在機器人的肚子裏，我也找到了被偷的設計圖。

就在工作剛完畢時，突然聽見：

「呢噢！呢—啊—噢！」

一陣彼得淒厲地吼叫聲。我急忙趕到屋旁躲在黑暗的院子裏窺視客廳裏的情形。

「這隻野貓！我非殺死你不可！」

一聲女人的高叫聲，這是貝爾的聲音。

現在，就是彼得剛展開大奮戰的時候。

我跑近窗口，想偷看室內的情形。

「混帳！」



我咬牙切齒地咒罵一聲，因為所有的窗子都拉下百葉窗，使我一點也無法看到裏面。

室內的爭吵聲愈來愈大。

「碰碰碰碰……」人的奔跑聲，夾着「鏘！」「鑑娜！」東西倒下碰壞的巨響彼起此落。

「哇！」

「唔！哎呀！」

不停地傳來貝爾和麥克的驚叫聲。接着，又是彼得雄壯的挑戰聲：

「嗯哥——噢！唔—唔哇—唔哇哇！」

我再也忍不住了。悄悄地繞到後面輕

地打開了後門。

剎那間，一個黑色的物體，像一般鎗彈飛快地從門縫裏衝出來。

那就是彼得。

「混蛋，別跑！」

我聽到麥克追趕的喊叫聲。我趕緊躲在院子的草叢中，貝爾的身影立刻出現在門口。

「門怎麼是開的？麥克，我不是告訴你把所有的門都關好嗎？你看！不是讓那隻野貓溜掉了嗎？」

清楚地聽到貝爾生氣地嘮叨個不停。

這時，我才想起，當晚麥克和貝爾為了後門爭吵的事。

其實，打開後門的並不是貝爾或麥克而是從二〇〇〇年的世界回來的我啊。

不久，麥克已關上門進去了。接着從浴室傳來沙沙的水聲，兩個人已開始治療被彼得所抓的傷口吧。

我從草叢中走出來，向四周望一望，看到彼得就在我身旁怒視著屋子。

「彼得！彼得！過來。」

我輕聲叫牠。牠回頭看我這邊後，忽然弓起背對著我低吼，這也難怪，因為剛剛在屋子裏，牠看到一個完全聽從貝爾的我。當然無法想像院子裏還另有一個我。

「彼得，鎮靜一點！你看，是我呀！」

我拼命小聲地安慰牠。

彼得終於縮起弓起的背，然後，還有幾份懷疑似地望着我。最後，由於氣味和面孔，牠確實是我無疑後，對我：

「哪嗯！噢！」地撒起嬌來。

我蹲下去輕輕地伸出我的手，彼得馬上跳上來，迅速爬上我的肩膀上。我站起身來預備走出院子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念頭，想看看客廳裏那個被打一針自白劑的我。

我幾乎回頭朝那邊走去，但，在最後一分鐘我終於放棄了。

我看我自己——這不是太不可思議的事嗎？現在，坐在客廳裏的我將很快地被貝爾他們送去人工冬眠。然後，經過了三十年，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醒過來，再經過一連串挫折，又乘

坐時間旅行機回到二十世紀……。

那麼，現在在這裏的我究竟是誰呢？這些問題，使我越想越糊塗，腦子裏一片混亂。

「當我見到另一個我自己時，恐怕會發瘋吧？不！我還是不去看的好。」

我想到這裏，轉身走到後面，鑽進早就停在那裏的車子出發了。

消逝的過去

我把車子開向非麗參加的童子軍冬令營場。

「啊喔！啊喔！喔！」

彼得拉着我的手，似乎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彼得！你在說什麼？有什麼不滿意嗎？」我問彼得。

「這一次，不是記得把你也帶來了嗎？不必擔心啦，我一定把你帶在身邊，絕不再離開你。」

「嗯呢—哥！哥—哥！（不是這種事。）」彼得回答。

「那麼，你說究竟那一點不好？」

「嗯哥娘！噢！噢！噢！」

彼得一直看著後座，好像要告訴我什麼。

這時，我總算瞭解彼得的意思。過去，每當我駕車子帶牠出來兜風時。等牠一有睡意，就會自動地跑到後座，把椅子當床，舒舒服服睡牠的大覺。但，現在，牠的寶座卻被一大堆



機器僕役的零件所佔據。所以牠對我提出抗議說，牠沒處睡了。

「沒辦法嘛。你就將就些吧。」

「啊噢！咕嗯！（不要就是不要！）」

彼得就是這樣頑固。

「你也未免太不懂事了。那是很重要的東西……。」

我說到這裏，忽然有另一個想法。

如果是以前，對我來說，機器僕役的重要性，可說僅次於我自己的生命。然而現在的我，却已另外完成一架機器僕役交給沙夫婦他們請代爲籌設公司了。

拿走這架機器僕役，只是跟貝爾他們開個玩笑，使他們困惑而已。其實，半途把它丟棄也毫無關係的。

「對啦！彼得，你等一等。」

於是，我停下車子將後座上那一堆機器人的零件隨手丟到身邊的雜草裏。

但，爲了防止被麥克他們找到，我只丟下一部份，到空間足夠容納彼得爲止。就再度出

發了。

彼得滿足地哼了幾聲就綣伏着睡在後座上。

我接着一路開車，一路繼續將部份零件丟出窗外。在兩小時的旅程中，我把所有的零件全丟光了。假使其中的一小部份，不巧被麥克他們找到，對他們來說，却不可能有任何利用價值的。因爲要把丟棄各處的各部份完全找出，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最後，來到一深谷旁時，我取出機器僕役的設計圖，把它撕個粉碎再丟進深谷之中。

至此，可算大功告成，貝爾和麥克，再也無法利用我的機器僕役圖利了。

「終算出了一口氣。」

我邊開車子，邊高興地喃喃自語。這時，我才恍然大悟那兩個貪心鬼爲甚麼不久就離開機器女傭製造公司的原因。

原來對貝爾他們，報一箭之仇的，不是別人，而是從二〇〇〇年的世界的我啊！

所有的謎底，到此已完全解開了。問題的關鍵完全在於我乘時間旅行機回到一九七〇年的過去的這件事上。

我簡直就是爲了補救另一個我在一九七〇年所做的疏忽而回來的。珍妮說得眞是對極了。

菲麗和我的約會

現在，尚未了的事就只剩下見菲麗的事了。

我徹夜不停地開車，直到清晨三點鐘時，才到達菲麗的冬令營所在地的村莊。

這時要去找菲麗，未免太早了。我決定暫時在旅館裏休息到天亮，用過早餐後才向營地出發。

冬令營地的四周，環繞着青翠美麗的

森林，是一個環境極優美的地方。我走近後，看到許多綠衣的少女們，在那裏快樂地追逐嬉戲着，簡直像一羣森林中可愛的小精靈哩！

我見到監管營地的女老師，她看來是一個很嚴格的人。當我請求見菲麗時，她緊縐着眉頭說：

「很抱歉！這個營裏規定，除了學員的雙親以外，絕不准會客的。」

「不過，我就像是菲麗的叔父啊。」

「像她叔父？那更不行哪。」

「老師，我並不是來拐走菲麗或有任何不良企圖的。只是有些重要的事要跟她談一談罷了。」

「那麼，請你把它寫在紙上，我幫你送去就是啦。」

我是爲了跟菲麗道別而來的，怎麼能以信來代替呢？我困惑中無意識地搖動手提的袋子。

這時候，等得不耐煩的彼得，突然從袋中伸出頭來：

「咕噢噢——嗯！」地叫了一聲。為了讓菲麗和牠見面，我一直把彼得帶在身邊的。

老師也發現了彼得：

「咦！多麼可愛的小貓咪，你也喜歡貓嗎？我家也養了一隻跟牠很像的貓。」

「呢噢！呀！」

彼得立刻提出抗議說「那裏有這回事！」。但，這女老師並不懂貓語，還以為彼得跟她撒嬌呢。一邊嘴裏溫柔地說：

「乖乖！真可愛。」一邊伸手去撫摸彼得。

我心中大叫一聲「糟了！」，不禁嚇得閉起了雙眼。

假使彼得脾氣一來，猛抓老師的手或咬她，豈不是將完全失去見菲麗的一線希望？

然而，當我悄悄地再度睜開眼時，却看見彼得不但顯得很舒服似地閉上眼，隨她去撫摸，喉嚨裏還不斷快樂地呼嚕呼嚕叫。

「真是守規矩的好貓咪！」老師也高興地讚不絕口。

「好極了。」我心想，不趁這個機會還等待什麼。立刻乘機說：

「老實說，這隻貓是菲麗的。牠跟菲麗總是形影不離……。」

「是嗎？好！好！這次特別准你面談好了。請等一等！我馬上叫菲麗來看你。」

老師一說完，很快地去找菲麗去了。

「嘿！彼得，這次完全是你的功勞呀。」

「哥哥呢安！（小意思，小意思！）」

一會兒，菲麗就由老師帶來了。她一見到我，立刻跑過來高興地抱住我：

「湯尼叔叔！咦？彼得你也來啦。我好高興哦！」

「嗯咕咕、呢噢呢噢、咕！」

彼得一邊叫着牠最高興時的那一套，一邊從手提袋中跳到菲麗的身上。

菲麗和彼得，用貓語談了一會，然後，回過頭來以可愛的笑容對我說：

「湯尼叔叔，您來看我真好。我好高興哦。」

「菲麗，叔叔也很高興。」

我嘴裏雖這麼說着，心裏却盤算如何向她解釋將有一段蠻長的時間我們不能相見的事。

菲麗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她看看我的臉色。忽然很憂慮地說：

「怎麼啦？湯尼叔叔。」

「嗯……菲麗，叔叔今天來這裏看妳是爲了向妳道別的。」

菲麗的臉色突然暗淡下來。

「道別？」

「是的。叔叔有事要到很遠的地方去。這麼一來，就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不能看到妳，所以我特地趕來向妳說聲再見的。」

菲麗的雙眼，立刻充滿了淚水。

「叔叔，您要去那裏？」

「嗯……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大概去多久？」

「很久很久……大約三十年。」

菲麗的眼淚，已沿着雙頰撲撲地掉下來。

「爲什麼……要去那麼久？」

「叔叔也沒辦法。」

「爲什麼沒辦法呢？」

我一時找不出話來。無論對她怎麼說明，我相信絕對無法使小菲麗瞭解的。

「菲麗，這是很不容易說明的事。不過，有很多理由使我非去不可。我馬上就要去人工多眠了。」

「人工多眠嗎？」菲麗很吃驚的說。

她不時很喜歡看科學幻想電影或漫畫，所以對人工多眠並不陌生。

「那麼，湯尼叔叔是不是也將凍得硬板板的呢？」

「是啊。」

「三十年那麼久？」

「對。」

這時，我想起了一件事。



「對啦！彼得也跟我一起去人工冬眠，」

菲麗一聽，更加緊緊地抱住彼得。

「可是……爲什麼叔叔和彼得都不肯跟我在一起？這樣不是很好嗎？……何必凍得硬板板地睡覺呢？」

「菲麗，你一向是一個懂事的好孩子，不是嗎？叔叔和彼得是無論如何非去不可的。」

菲麗顯得很不高興，但終於忍住了哭，默默地注視我。

我從口袋裏掏出事先預備好，裝在信封裏的錢。

「菲麗，這裏有一筆爲數不少的錢。」

我把信封放在菲麗的手中說：

「等菲麗長大後，有許多時候需要錢的。妳就把這一筆錢暫時存入銀行，需要時就可用它了。」

「我才不要什麼錢呢！」

菲麗忽然忍不住「哇！」的一聲大哭起來。並且一邊哭一邊斷斷續續地叫：

「叔叔也走了，彼得也走了。只留下菲麗一個人，有錢又有什麼用？」

我覺得菲麗也實在太可憐了。在父親被貝爾搶去後，現在連跟她最親近的我和彼得也將撇下她遠走。想到這裏，我的心裏也難過極了。熱淚不禁湧上來，險些忍不住流了出來。

這時我心中眞希望能夠對菲麗說：

「好吧！我不走啦，別再哭了。」

但這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我只好故意加強語氣說：

「菲麗，乖啊！趕快把這信封拿去。」

「我討厭這個！把錢拿開，不然我就把它統統撕碎了。」

我呆呆地望着她，一時不知怎麼辦才好。這時候，突然有一個想法，閃電似地閃過我的腦際。

「菲麗，妳眞想再見到叔叔和彼得嗎？」

「當然啦！這還用說？……只是不可能而已。」

「菲麗，這並不是不可能的。」

菲麗的臉色又忽然明朗起來。

「那麼，湯尼叔叔，你們不去人工冬眠了嗎？」

「不，不是。」我緊緊地握住菲麗的雙手。

「那怎麼能見到你們呢？」

「菲麗也去冬眠不就得了？」

「啊！對啦。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方法呢。帶我去吧！我也要跟叔叔一起去人工冬眠。」

「現在還不行。」我注視着菲麗的臉。

「關於長期的人工冬眠，法律上規定，一定要超過二十歲才行。所以菲麗還要繼續留到二十歲，盡量以運動來鍛練身體，並且，要好好地用功。然後等到滿二十歲後再去人工冬眠。那麼，妳醒來的時候，叔叔一定會在妳身邊的。」

「眞的？」菲麗閃着一雙明亮的眼睛說。

「當然啦。妳要去人工冬眠時，需要一筆很大的錢。妳把這些錢，暫時存在銀行生利息，到那時候，一定夠妳付人工冬眠的費用了。」

菲麗終於接下了信封。

「進入人工冬眠時，一定要把甦醒的日子定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可別忘啦！」

菲麗仍然手拿着信封，沉默地站着。

「菲麗，怎麼啦？妳聽懂了沒有？」

「我懂了。我會照辦的。不過……」

菲麗說到這裏，停頓了一會兒，然後，終於下了決定似地說：

「假使我照湯尼叔叔的話去做，那麼，在我醒來後，叔叔答應讓我做您的新娘子嗎？」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話怔住了。只是傻傻地望着非麗。不久，一股喜悅，慢慢地從心底油然升起，使我的全身充滿無限快樂和興奮。

我緊緊地擁抱着非麗，有力地回答她：

「當然啦！非麗，我們一言為定。」

再回到未來

我匆匆地告別非麗後，又急忙趕回城裏。我所剩的時間已不多了。在中午以前，一定要趕到我第一次接受身體檢查的那一家人工冬眠保險公司的診療所。

我乘坐直升機，及時趕到洛杉磯。當醫師再度診察我的身體，很驚訝地說：

「咦！奇怪。你的身體跟昨天完全不同嘛。」

「昨天到今天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並且也曾經發生了很多事。」我這樣回答他。

手續早就辦好了。我只要把將從冬眠甦醒的預定日期改為五月一日，以便配合非麗的出

院。

最後，我和彼得，終於進入冬眠醫院的手術室。打計的時候，彼得曾經掙扎了幾下，但經我安慰幾句後也就乖乖地聽話了。繼彼得之後，我也接受了注射。

於是，我們開始出發到三十年後未來世界的漫長旅程。

這次的冬眠期間，我也做了一些夢。

只是這一次，不像上次那樣，儘做些恐怖、悲慘的夢。夢中偶而也有彼得出現，使我一點也沒有寂寞的感覺。這次甦醒時，也比前一次舒服多了。

我不會像上次那樣，一醒過來後就想往外跑。反而鎮靜地，像住在觀光飯店似地吩咐護士小姐說：

「請送早餐和報紙來！」

使護士小姐，驚訝不已。

用過早餐後，我馬上打電話給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

「請董事長聽電話。」

「請問有什麼貴幹？」

「你只要告訴他，有一個姓載的找他就行啦。董事長一定樂於見我的。」

不一會兒工夫，傳眞電話上出現了約翰那張忠厚的臉。

當然，這時的約翰已相當老了。不過，這三十年來醫學的發達，使他看來仍然精力充沛。

「湯尼！」

約翰大聲地叫我，把身體傾向前方。看來簡直就要從銀幕上跑出來似的。

「約翰，你好吧？珍妮好嗎？」

我問約翰，他點頭說：

「她很好，謝謝你。湯尼，眞使我驚奇的是，一切事都完全照你所說的。公司已成爲和機器女傭製造公司比美的第一流大公司了。你趕快來取回你的股權，然後來擔任這裏的董事長吧。」

約翰仍然和三十年前完全一樣，是一個忠厚誠實的人。

「這種事慢慢再談好了。我現在還有一些事要做，等一下再去找你。」

掛上了電話，我叫出報社的社會部。

「請替我查一查五月一日，預定從人工冬眠中甦醒的人中，有沒有一個叫菲麗的少女？」

「請等一等。」

報社的人經過一番打聽後，再轉向銀幕告訴我說：

「有。這個人預定在李百賽冬眠醫院甦醒。」

「謝謝你。」

這一下，我才完全放心了。



接着，我很快地辦完出院的手續，彼得也精神飽滿地離開了醫院。

李百賽多眠醫院離我們的醫院不遠。我先去旅館穿戴整齊後，才往李百賽多眠醫院。

一到醫院裏，我通了姓名後，問他們非麗小姐醒了沒有。

「剛剛才醒哩！」

「情況還好嗎？」

「好是好，就是……。」

我嚇得心臟都幾乎停止了跳動。

「難道有什麼差錯嗎？」

「不，什麼事也沒有。只是自從醒過來後，一直問你有沒有來，已問過幾十次了。」

我大踏步地趕到非麗的病房。彼得忽然從手提袋中跳出來，像一枝箭似的從門縫裏衝進去。

當我進去時，彼得已被牀上那位美麗的小姐抱在手裏。

當然，這個美麗的少女，不是別人，她就是長大成人的非麗。

菲麗一看到我，立刻叫一聲：

「湯尼叔叔！」

然後緊緊地抱住我的脖子。

至此，我的長篇故事也接近尾聲了。

有許多工作正在等待再度回到二〇〇〇年世界的我。最先，我取回機器女傭的權利，當起機器女傭公司的董事長。我馬上把無用的馬克敏總工程師改派為有名無實的名譽總工程師，再把詹美提昇為眞正的總工程師。

然後把只會搞些不切實際的宣傳的許威門市部長貶為顧問，同時提拔一個年輕有為的人為部長。

阿拉丁機器人工業公司仍然由沙約翰當董事長。為了這點約翰責備我，不照我們的約定由我來當董事長。經我再三拜託，他總才算答應由他繼續負責一個時期。

其實，當董事長這種工作並不適合我，默默地從事新發明的工作才合我的個性。

不久之後，我連機器女傭製造公司董事長的位置也讓給別人，然後蓋一所小規模的研究所，專心從事機器人的研究工作。

我現在着手研究的是一種可當彼得玩伴的機器貓。因為在這未來的世界，已經很少見到貓了，使得沒有打架對手的彼得，每天過得無聊得很。

這隻機器貓，不但能從這個屋頂跑到另一個屋頂；還可抓、咬或追逐老鼠。但它最大的特點是無論如何無法贏過彼得。

此外，我還研究幾種實用的機器人。再過二、三十年後，我相信世界上將到處充斥着機器人，甚至於多到超過我們人類。

另外一件我非報告不可的是有關菲麗的事。現在她已經是我的新娘子了。我眞幸福到極點。菲麗是一個溫柔賢淑的好妻子。不但一切大小事，我們的意見完全一致，連食物和興趣也相同。僅僅使我們意見不同的一點是有關時間旅行機的事。我是贊成時間旅行機的。但，菲麗總是堅持她的意見。

「那種機器，未免太危險了。我絕對不敢坐。」

「能夠再見到你，還不多虧時間旅行機嗎？」

「可是，當時你也不知道究竟是將跑到過去還是未來的啊，那樣危險的機器，你以後再也不要再坐了。」

然而，科學的進步是驚人的。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夠發明隨心所欲的控制時間旅行機，隨你旅行到過去或未來世界裏。

假使有種機器出現，我還是要第一個坐它去未來的世界。因爲無論如何，沒有比未來的世界更令我嚮往的了。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每冊15元
全套75元

土星號的奇遇……納爾遜•彭德 原著

太空人畢克，在破舊的土星號太空貨船裏，擔任一名三等飛行員，這艘太空船自從他來到之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奇遇。

重遊消逝的過去……羅勃•海蘭 原著

利用人工冬眠來到未來世界的我，再乘當時發明的時間旅行機回到過去的世界，做了種種又奇妙、又有趣的旅行。

地球的危機……瀨川昌男 原著

廿一世紀初，少年卓紀揚發現在太空中，有一羣反物質隕石正朝着地球迫過來，唯一能拯救地球危機的卓博士，被歹徒綁架到金星去，眼看着地球的毀滅就在眼前………

火星少年……羅勃•海蘭 原著

十幾年後，地球移民已開始在火星從事開發工作。於是，在火星人、地球人，以及那隻奇怪的火星動物之間，當然有不少令人感動或辛酸的故事發生了。

機器人國……亞希莫夫 原著

宇宙中的一個行星「索拉利亞國」，以製造機器人而聞名。在這個國家裏發生了離奇兇殺案，從地球來的貝利警探克服了重重困難，才找出了真兇。

少年科學名著選集

每冊12元
全套60元

海底兩萬浬……周•貝魯 原著

在那一望無邊無際，碧綠的太平洋及大西洋上，許多輪船接二連三地被一隻神秘龐大的怪獸擊沉了，這就是諾其拉斯號寧摩艦長瘋狂的驚人復仇計劃。沒有人知道他是那一國人？真實姓名是什麼？

百萬年後的世界……愛德門•漢彌頓 原著

一顆威力無比的炸彈，它沒有炸碎高樓大廈，却打破了時間的限制，將米德市炸飛到一百萬年後的未來世界—是一個地球瀕臨死亡的時代，勇敢的少年彼得，經過千辛萬苦，終於使地球再度復活。

宇宙大戰爭……魏爾斯 原著

火星人從圓筒中爬出來，眼睛下面有尖尖的上唇和楔子型的下唇，形成可笑的V字型的嘴巴，嘴巴下面沒有下巴，也沒有眉毛，從頭下直接伸出幾隻像蛇一樣的觸手，我全身感覺一陣冷顫……

隱形的敵人……佛蘭克•魯塞爾 原著

十二個聞名於世的科學家，在兩個月內相繼去世，因爲他們發現人類並不是這個地球上的主人翁，而由看不見的光球生物所主宰，它們吸取人類的能量，就如人類畜養家畜，吃家畜的肉一般。

人造島的長征……周•貝魯 原著

美國人爲了實現其理想中的生活，不惜巨資製造了可以在海洋中航行的斯坦達特島。島上佈置得富麗堂皇，應有盡有，四個音樂家在偶然的機會中，登上這世外桃源，身歷其境，也親自看着她消失。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

每冊特價新台幣15元

①土星號的奇遇
②重遊消逝的過去
③地球的危機
④火星少年
⑤機器人國

少年科學名著選集

每冊特價新台幣12元

①海底兩萬浬
②百萬年後的世界
③宇宙大戰爭
④隱形的敵人
⑤人造島的長征

光復科學名著叢書②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0441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本局編輯
發行人：林春輝
發行所：光復書局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十號
郵政劃撥帳號臺北3296
排版所：國教印刷廠

每冊特價新臺幣15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